百數十數人皆有分曉而關鎖在住重份曰總收二句下去把鳥魚為喻意外生意筆力雄偉

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更端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H. H. MU CHINESE LIBRARY

[illegible]之文

賈誼以讁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去屈原已百餘年，誼追傷之，特書以弔，而因以自諭。后之君子，盡亦高其志，惜其才，而捩其遭云。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承朝廷嘉惠)竢罪長沙，仄(音昃)聞屈原兮自沉汨(音密)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靈鳥)伏竄兮，鴟鴞(惡鳥)翱翔。闒茸(音榼冗)(不肖之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立也)。謂隨夷溷兮(下隨讓天下，伯夷讓國)，謂跖蹻(盜跖莊蹻，秦楚大盜)廉。莫邪(寶劍)為鈍兮，鉛(音沿)刀為銛(音甜)(銛利也)。吁嗟默默(默默不自得意)，生之亡故兮(生謂屈原，言無故而遭此禍)。斡(轉)棄周鼎，寶康瓠(康瓠瓦瓠盆底也)兮。騰駕罷(音皮)牛，驂蹇(跛)驢兮。驥垂兩耳，服(駕)鹽車兮。章甫薦屨(冠反在屨下也)，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音碎)曰(即乱辭，史作訊)：已矣，國其莫

唐順之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噫可謂不知原矣善乎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乎其志也哉

吾知兮子獨壹鬱猶拂鬱也其誰語。鳳縹縹音飄輕舉貌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九旋之淵言至深也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偭背也蟂獺皆水虫害魚者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蝦蛭螾亦水虫之小者言龍自絕於蟂獺况肯從蝦與蛭螾乎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臧古藏字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過也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鱣鯨俱大魚鯨魚長者數里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鵩鳥賦亦有感而然

茅坤曰賈生傷悼壽不得長故篇中屢道及命字大抵皆了死生之說

賈誼鵩賦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賈生作賦根脚）其辭曰單閼（歲在卯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西斜）兮。鵩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䇲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鵩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

董份曰賈生賦云天地為炉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万物為文云忽

蟺（蟬変蛻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胥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專讀曰鈞槃猶轉也）坱（霧氣昧也）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

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却有大死生寄死歸之意然畢竟是強排遣未會到大禹畔岸

玩弄愛惜之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大木柵也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或或東西也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遊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蒯兮鯁刺也何足以疑叶牛

悲憤之文

唐順之曰此文如裂錦剪翠

司馬遷贊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丹厚養荊軻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格天故白虹為之貫日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恐懼故曰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為之蝕昴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

林希元曰此書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

不亦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言左右不欲斥王）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咲（二段）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夫差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以累子胥尸投之于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傾蓋謂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假）荊軻首以奉丹之事

真德秀曰按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趨於偶儷然其論說毀之詞至痛切可為世戒

茅坤曰昔者荊軻一段是一頭昔卞和獻宝以下分作十段看臣聞盛飾入朝者至末結歸已意以終上十段是一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王奢齊人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為燕尾生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白圭顯於中山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之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結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尾一篇内每一接引一結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之斷而不斷一氣呵成

林希元曰前後過度處全然不覺是一筆呵成文字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四段承上起下）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結）是以申（五段）徒狄自沈於河（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徐衍負石入河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樊於期以下意）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即上行合于世豈發于浮辭意）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六段）

林希元曰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說歸梁王然不能忘太舉特舉田余子臧為以見例又曰上無朱象管蔡或出此與

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積毀銷骨也讒人積久諸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應上偏听独任意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以下收拾上意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剖孕婦觀其胎產

由余子臧為偶今人所忌古人文字正不知此拘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仇彊霸諸侯按伐蒲之役寺人披斬文公袂後文公返國披請見文公釋其怨而見之遂免呂郤之難而強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敖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胆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

林希元曰先以隋珠夜璧枯木朽株敍辭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塡伏正所謂愈出愈奇

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荊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沉沒○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詐以罪亡殺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豈言已又之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結句二意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故無因至前應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抱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

凌約言曰上面長喻層辟至此始正言之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故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説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臣聞

此末一段言已終不肯貶志以求合以結之

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朝歌殷之邑名墨者生不歌故不入朝歌之邑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應起句忠信字闕下者哉言安有盡忠信而趨之士肯畢下求容者哉○書奏梁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焦竑評舊評此篇者分為十段殊覺支離今只作五大段更覺有序首四句似冒子第一段冀孝王勿信讒第二段舉不信讒之利而

以令人主數句望之第三叚舉信說之害而亦以令人主數句望之第三叚明言左右讒言不可信而以令人主之信讒說之第五叚明言盡忠信之士終不爲讒言所奪以自明已意結前起語忠信兩字

悲憤之文

李廷機曰太史公固先黃老觀此數句又見尊六經本意

董份曰此段借孔子以自明太史公夫豈不識儒者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何孟春曰此段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鶯濤怒波讀者見其精神不見其重叠此章法句法也茅坤曰到此又歸重春秋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十字法）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五字法）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字法）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十四字法）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字法）故長於和春秋辯（字法）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按春秋一萬八千字）（故曰文成數萬）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

以下甚言春秋不可不知

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于罪咎如趙盾不知

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失仁義之本耳 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違犯禮義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討賊而不得辟其罪也

董份曰此段設問又回互自家意思最有步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曰唯唯否否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不然食聞之先人把禮樂貼住此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董份曰遷周室非獨刺譏之句把前點天子意回互得過

茅坤曰三句文法三変槩炙人口

李廷机曰此正是太史公作自序本意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董份曰呂氏春秋盖不韋当国時作也而云迁蜀韓非說难盖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因秦古之文人往往取其意不泥其詞如此若宋元間便有指摘所謂痴人說梦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微而約）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

唐荊川評是韓退之進學解文字之祖

悲憤之文

此書情詞幽深委蛇遯避使人讀之為之傷惻可以想見其抑欝亡之况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按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云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謙詞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望怨也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殘謂被刑穢謂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欝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

林希元曰子長之救李陵自不是又不能自引決而甘戮辱明是怕死書中却說他是又託古人自解皆強分疏然一言之失遷罹形衬而詞氣悠

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隋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咲而自點耳（點辱）書辭宜荅（解所以不致書之意）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深之辭）相見日淺卒卒（促遽貌也）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叙所以致書之故）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因於獄）涉旬月迫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恐卒然不可為諱（言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死也言不荅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固

按故禍莫憯至存天下豪雋哉言己不能自立虧体辱親不足厲士卻少卿推賢薦士之意

陋闒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憯音慘）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云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恥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諫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同子參乘爰（作袁）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武帝朝東宮談參乘袁絲伏于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按僕賴先人至尚何言哉言已不能自致功名申言不足薦士

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太史令亦下大夫陪奉外廷末議

真德秀曰觀僕少負不羈之才一語可以

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侍中也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極孝

略見其平生所以足徧天下亦可知其不羇矣

林希元曰陵深入虜軍乃少年浮氣不量彼已亦趙括之流耳而子長乃極口稱譽

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胡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言陵軍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所以掩已救陵之失

按後數日至悲夫悲夫言已所以救陵之意受刑之由

林希元曰既已臣虜又何報漢非二心乎子長之志識如此多愧陵讓矣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欲立功以當罪而報雖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陵摧破匈奴之兵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

凌約言曰觀貨賂三句則知太史公所以作貨殖游俠二傳蓋有為云

按事未易為俗人言至难為俗人言也㧾敘己所以不自引决

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佴次也蠶室漢行剮形之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為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俗之

之意

茅瓚曰歷指不辱受辱者以形已之極辱

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謂着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謂髡也嬰金鐵謂鎖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

李廷机曰太史公作周勃世家比兩叙獄吏處多悲酸即是此意且載絳侯之言曰吾嘗將百万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與此論見獄吏則頭搶地

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榜擊也幽於圜牆之中。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張敖趙王張耳子坐貫高等謀反補工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頸及手足也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季布為朱家

句千古猶令人傷悼

文選註云言不能自裁早至亡滅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欲引節與此不亦遠于知几乎

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田蚡怒灌夫劾灌夫罵坐不敬係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

余有丁曰至此始說出本意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于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盧舜治曰以上雜叙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荆淮之間呼奴爲臧呼婢爲獲）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

最後獨舉左丘明孫子者以其無目斷足為亡用之人與腐刑同也

凌稚隆曰太史公深以刑餘為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寬云

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紀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天文地理）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人謂與已同志者）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子長所恨在此故再言之）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下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

李九我曰此書大旨總是却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敢四字為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

為鄉黨所戮辱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出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狂惑謂小人也今少卿乃推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彫琢曼辭也曼美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亦自發其感憤之意夫

陳沂曰傳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遜讓之說也明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僉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即堯舜之難以明讓天下許由之妄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

其不足信也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絶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狀

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疑看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疑有其人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軼詩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軼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采薇詩之文皆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若齊免怨詞也蓋天道無親唯與善人而違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

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伯夷名允叔齊名致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精首陽山采薇（山菜）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騷之祖也）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自此以下無限悲歌感慨之）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舉顏以發天道不足信）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蹠方體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恣戾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尊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畏足

董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此篇連用態字爲字名字天字名字為眼目

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濵是也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過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忠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結言天道不足信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此承上言天道既有不可信處吾今不可因而遂易為善之志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言善無報而名污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君子疾言君子所欲者不在報施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徵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

董份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己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

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誇者至死不休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義曰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此皆言自己以結上文所引之意子而名◎益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此言夫之根施於古人以其名也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青雲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非謂登仕路也惡能施於後世哉。

悲憤之文

茅鹿門曰以議論行叙事體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下並太公史詞）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

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

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離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以下乃離騷本旨）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

楊慎曰詳記傳始終事為屈原詠楚懷王張平

昔人詠楚懷有詩云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求諷刺甚婉轉

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音涅）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推離騷本旨完）屈原既絀（客）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謂丹水之北淅山之南）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

楊慎曰夫人方忿怒欲殺已已乃請往此處在他人决不敢想張儀亦是料懷王滑過然亦見其粗心大胆也

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

王鏊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于秦子蘭楚人咸咎焉頃襄不咎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佛人之性者

索隱曰人君無愚智賢不肖以

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

下太史公傷楚王之不信賢任說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竦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原至於遷於江南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夫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即漁父篇中語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食其糟而歠飲

太史公連用屈平既疏屈平既嫉之三句蓋反覆狀其不遇為投汨羅死地耳

其醨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上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楚辭作塵埃）蠖乎乃作懷沙之賦（賦詞不載）於是懷石遂自投汨（音覓）羅以死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賈誼所）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

矣

悲壯之文

鄭維嶽曰慷慨悲歌自是千年絶調真贋勿論可也

邵宝曰此段叙所寓之悲慘切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德策名清時（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絶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愓然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韝（古豆切）毳（音吹）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說文曰韝臂衣也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為漿）舉目言咲誰與為歡胡地玄氷邊土慘裂（慘毒也裂分也）但聞悲風

動人然韓生有言誰為之孰令听之徒悲何益耶曰命也如何曰傷已曰又自悲矣頓挫有法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女笳聽序曰改葉為聲說文作葭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户也即廣之子李陵乃廣孫也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劉守益曰此強詞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輙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来相勸勉異方之樂秪令人悲增忉怛耳（忉憂也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武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按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陵書之誤抑武紀畧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輙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亦不詳其名）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粮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

柯維騏曰此處自叙功蹟亦儘張皇

董份曰自昔先帝至豈易為力式叙已成功之難具見敗之故而末以高帝自解文勢從横不可摸捉

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拔取曰搴師敗曰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徒甲冑爭為先登當此時也

董份曰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悲亦本徒以衆憤之故竟成不白之棄情亦可哀而詞氣慾揚反覆曲折纍纍疏通誠漢文之巨擘者

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此時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笞之五十亡入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子山漢軍敗弓矢垂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當效蘇武報李陵書云足下才為世英晃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藏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藉令君伏節死難書勳竹帛不亦休哉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

董份曰此段借喻明不死之故畢竟難比范曹

親指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若冀其軀醜虜飜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兵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大會諸侯于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王遂自殺又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

[illegible]曰此段敘漢待功臣之薄末復引武以寓己意

又曰此段足為韓彭周魏快憤說漢之少恩處置令人鮮挩不得

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苑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欲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希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后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葅肉醬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因袁盎譖遂以朝衣斬東市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黃震曰太史公作李廣傳於傳末載陵事且曰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然則陵之行甚不齒於隴西也

欲反馬竇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因戮不知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廣意懷慍怒引兵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謂其麾下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

人伐敗上甚薄漢德而獲分號郎置百隸亦何以自解邪

王世貞曰蘇武賞不酬功而心無怨是不見君父之非所以為忠異李陵矣覩了翁有云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若李陵之

萬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持節送匈奴使使留在漢者衛律勸武降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乃自抱持武武氣絶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武畱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赤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冐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藉以白茅以為社閭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

謂乎

按王介甫明妃曲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此語非是王深父極詆之李陵之見大都如此看末段數語自見

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廟廊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以文墨顛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

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衛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言情之文

鄭維嶽曰悲愴幽沉讀之令人心折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以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侵辱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歌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音逐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淚荊卿不能復食也低謂俛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千歲之後高臺既已頹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於邑短氣貌今

胡時化曰引文王孔子不切然古人文字多數此

雖大經曰世傳听談……言……听所……結……當

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眇精微也夫衆喣漂山喣吹喣也漂動也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撓豊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交與者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人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抪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雍即壅塞也閼猶止也讒言之徒蠭生道路遠曾莫為臣聞竊

曾宗夫妻
听之離兄
弟听之別
朋友听之
骨肉听之
絕堂上八
大軀莫听
三寸舌舌
上有危泉
殺人不見
血或以中
山靖王作
也又或以
爲詞意明
切類白樂
天

自悲也臣聞社䶂不灌恐傷社也屋鼠不熏恐傷屋也䶂少鼠音日奚何則所託
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
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也莩者其篇中
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
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
也按伯奇乃周尹吉甫之子為後母所譖欲殺之伯奇亡走山林伯奇比干是舉其骨肉之親以申積
毀銷骨之意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
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其以吏所侵闚於是上乃厚諸侯之
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齊相主
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
制封號輯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
弱小云

林希元曰五交説盡世俗之態辭詞涉傷雅而理固不遺言者有激而發足垂戒切學者讀不但可以變澆風又足以始助詞藻

廣絶高論

劉峻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等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西華冬月著葛衣披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絶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朱穆感時澆薄著絶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死國子子産悲為悲知己也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心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言和順之至也聖賢以此

茅坤曰以上俱明交不可絕因借四子之相得者申之有許多含蓄在

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列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玅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匠石見坧墁者鼻上有泥堊匠石運斤成風斲之堊盡而鼻不傷後坧墁者死匠石為之輟斤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式與張卲為友卲卒乃梦於式曰吾以是日死子豈能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定而柩不進母撫之曰元伯豈有異耶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来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相見晝即至暝夜即達曙陶陶和樂貌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㴱叙粵越同謨訓，極直切絕交游，比黙首以鷹鸇，媿人靈於虎豹。蒙客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忻然

又曰此言盛衰不改節之交不可多淂因論及叔世之交

而咲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葢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黄帝游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象求而得之玄珠諭道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司馬彪曰[illegible]為神灵之[illegible]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嶮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趍錐刀之末於是

羅大經曰洪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illegible]遣[illegible]作[illegible]貧初[illegible]相樂聖旦街杯[illegible]門前

素交廢。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雖同泒。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 梁冀竇憲 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言早也 鶴蓋成陰。言多也 高門旦開。流水接軫。雞人告人以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出列鎮魯都賦流水車也後漢書曰車如流水馬如龍。皆頤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 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荊軻為燕太子刺秦始皇也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羅襃蜀家貲巨萬陶朱公白圭程鄭 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

聯騎居里閈音汗居也而鳴鐘鄧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冶鑄錢鄧氏之錢布天下郭況家
多金寶時人皆謂之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
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
粱霑玉斝之餘瀝甘茂謂蘇代曰昔者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可分我餘光
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騈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鳬水鳥也魯連子曰
君鴈鶩有餘粟謂富家之門如鳬之踴躍颯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鶩之粟以為食也銜恩遇
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陸大夫宴居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
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陸賈拜太中大夫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
郭泰游于東都將歸搢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登仙加以顩頤蹙

削迹及其
閑居亟問
无廬月此
又高矣至
於巢谷年
逾七十徒
步万里訪
一蘇於擁
海之上死
一時節士
道彼勢交
則交者觀
此何如耶

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蔡澤顉頤蹙頞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顉頤醜貌頞腦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王褒為碧雞頌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抜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懽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嚭與吳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曲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谷風詩

吳曰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貧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礼貴者得行无禮其論精矣余謂推世俗操權衡秉纖纊一以氣勢

剌朋友相棄也斯則斷金由於湫溢紉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宰嚭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扶持翼佐而致榮貴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言人操執衡評纊綿揣量也言僥薄之輩皆執衡評勢之輕重持綿量氣之粗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有德如曾參史魚終不崇巽之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舒向即董仲舒劉向卿雲即司馬長卿楊子雲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音飄別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

為溫涼宜不肖者之得行其私也

茅坤曰四句議論精當持此程量當世萬無一失

董份曰反復處更見情思其苦疾徐得心應手

掩義南荆之跖蹻東陵之巨猾。莊蹻為盜跖蹻於南楚盜蹠為亂於東陵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闤闠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反復迅若波瀾此則循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

[illegible]曰復擬出三舋名以深鄙才五交詞不煩而意獨至

歸有光曰到此方說入任昉夙昔薄恩世路嶮巇讀之令人掩卷三歎

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張耳陳餘蕭育朱博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舋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舋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舋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舋也古人知三舋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王丹之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往慰之王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檟楚楚即杖也近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曹植王粲許劭郭林宗田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見一善則盱衡扼

茅坤曰首截至月旦叙任防之好貧於是至徽烈叙任昉之盛勢而士爭歸附及瞑目截深悵其身沒未兒而諸孤流離莫有

腕遇一材。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許劭與漢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人有賣良馬者立於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未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騏驥駕塩車於峻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己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慕羊左之徽烈。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于路及瞑目東粤。歸骸落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

反如之着末言耿介之士所以歎絶交也拔郊殺夫過朱奕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国豈勝言憑君莫咲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思此真足愧夫任昉之孤矣

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瘞於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繐素宿草壓根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綿漬酒中常赴吊萬里至乃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也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諸孤謂昉子也自昔把臂之英張堪把朱暉臂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衛之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飲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後衛乱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歸之也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嶄絶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

也誠畏之也劉既見其論低几於地終身恨之

右紀事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仕齊為竟陵王記室叅軍司徒長史武帝踐祚拜黃門侍郎掌著作出為義興太守轉御史中丞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

新刻萬文一統十八卷終

外集

幽思之文

董份曰氣象論達精思觀逸讀[illegible]可以開[illegible]人心[illegible]昔[illegible]謂司馬相如上林賦富麗

幽思文引

幽思之文比於悲憤。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聲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盖離騷之餘興。令人飲恨而吞聲。選幽思文第二十

習鑿齒與桓秘書

吾以去五月三日来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奪目宗諱聳听余謂此作似之

按此段大意謂必椒蘭乃香芬必琳瑯乃清響必有命世之才高尚之德乃能垂休光而照後世決不可么麼之闒奸天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遐蹤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叠多撫東疇躇慨爾而泣因想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瑑瑑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香芬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君向八君子者千載猶想見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與爾不並為景升乎

按此言世事翻覆不可逆料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為耳射東風柳色花能豈長久

也有規
溫意

郎是此意

郛嶧山評按桓秘乃溫之嫡弟也溫有覬覦非常之意齒為滎陽郡守時每著晉漢春秋以裁正之大拂桓之意已不然甥舅之讓礼也胡然而罷斥之耶以故齒乃致書與秘以見已意云三復之才情慷慨詞調冠裳亦晉室之翹楚也

顧憲成曰此段俠氣豪風凌轢千古曹臨淄在當時有才不得

思之文

曹植與吳質書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才為之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前日雖因常調常会得為密坐接席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劳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以喻文虎以喻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若人雖不見用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植自托也當此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

大用故托之豪放乃爾

鄒峰山曰去日不我與至如何是借日之短以見己交誼可謂文中有畵

以為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過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面謂相見日也參商二星常不相見言相見如日影之過而甚速離別如參商之隔而多時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抑止也頓畱也六龍日車羲和日御也惜光景之速思使日少畱折若木之華閑濛汜之谷按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夜則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此篇所謂頓羲和之轡閉[illegible]汜之谷蓋本諸此天路高邈良無由緣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日使之還卻也濛汜日入處閉濛汜之舍使日碍而不入也然天之高遠實無由攀緣懷音畱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劉

此数語思巧而意佳

時季重為朝歌長而臨淄侯復勉之以政文章就有擔當

按自有佳政一句何

若清風申詠夏覆曠若復面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朝歌也言還朝歌當覧諸賢之作可令憙音僖事小史諷而誦之憙事謂好事知文者小史佐吏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有故貴耳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技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技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墨翟不好樂而朝歌不好樂何為過之而迴車是彼有不知樂之蔽也足下正値此縣想亦助我張目怒之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

字婉曲将規之而故楊之自是入人

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王良伯樂善御馬者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楚叔敖鄭子產皆不易民而治者願足下勉之而已矣

絕妙之文

唐順之曰字不備百而中間委婉曲折足以盡雅且奇[illegible]之哀語也刻絕妙絕

劉峻重答劉秣陵書

峻字孝標扮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来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然書不及辯難而但寓存歿之感不知何以言荅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謂沼難辯命之論）值余有天倫之戚（謂兄弟死）竟未之致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謂死也）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徽美也未滅也）青簡尚新宿草將列（墓草將陳也列行列也）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見檀弓）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光陰如白駒過隙故云隙駟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

按若使墨翟以下奠其九原有知鑒吾之衷末二句則又恐幽明異路不能昭格故以懸劍空隴為喻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喻文章之美麗尚存故存其梗槩粗畧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墨子曰杜伯無罪為周宣王所殺伯曰若死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知之期三年宣王出田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中心折脊伏殘而死宣室之談有徵漢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問賈誼誼具陳所以然言若二人說鬼神事事有實則我可荅書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思王歸國卒塟於東平其冢上松柏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宣城記曰臨城縣南蓋山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折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比還唯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湧迴流有朱鯉一双今作樂嬉戲泉故湧出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延陵季氏將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献也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已死於是以劍掛于墓樹而去

王世貞曰此賦悽惟悲歌思今弔古有无限境槩可身連吕宮辭叅看而簡䌓整練則又過之

楚郁离子曰有昔者苔衍今日荒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荒榛断梗昔

蕪城賦

鮑昭

瀰(音弭)迆平原。曠蕩都邑。壓閈撲地。歌吹沸天。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乃五百有餘載。竟瓜剖而豆分。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重熏歇燼光沈響絕。(藻黼謂雕画也弋林射鳥處釣渚观魚所也吳蔡之女善歌吟齊秦之女善箏瑟魚龍爵馬之玩皆假為飾以玩樂而今皆芬香已歌化為灰燼華光已沈歌樂絕矣)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香草)紈質(綺輕)。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上

之瓊姪王樹露蚕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鮑照曰天道如何吞恨者多信矣

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言行道荒

蕪丘隴亦已殘毀千年萬代同歸于盡而已復何言哉

紀事

昭字明遠文詞贍逸世祖時臨海王子頊鎮荊州昭為參軍隨至廣陵子頊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子頊事同於濞遂為此賦以諷之

唐順之曰：棟樑舟檝二語是無中生有，死中生活的法仔

浮槎序　駱賓王

遊目川上，觀一浮槎，泛泛然若木偶之乘流，迷不知其所適也。田文將入秦，蘇代曰：臣見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天將雨，子敗矣。土偶人笑曰：天雨我敗歸土耳，子泛泛然乘流而行，何所止息。今子入秦，彼禍得無為土偶所笑乎。觀其根抵盤屈，韓非子解老篇第九：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枝幹扶踈，大則有棟梁舟檝之材，小則有輪轅榱桷之用。非夫稟乾坤之秀氣，含宇宙之淳精，孰能負凌雲翳日之姿，挹積雪封霜之骨。向使懷材幽藪，藏穎重岩，穎末也。絕望於廊廟之榮，遺形於斤斧之患，固可垂蔭萬畝，懸映九霄，與建木較其長短。呂氏春秋曰：白人之

又曰一墜泉谷四語有無限凄涼讀之令人生令

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将大椿齊其年壽者莊子逍遥篇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委根隂岍託迹一作質畏途上為疾風衝飈所摧殘下為奔浪迅波所激射基由壤括勢以地危豈盛衰之理繫乎時封植之道存乎我一墜泉谷萬里飄淪與波浮沉随時逝止雖殷仲文嘆生意已盡見宋蝉序孔宣父知朽質難彫然而遇良工逢僊牛磯可託漢時海邊有人每八月望日見浮槎至岸因畧糧坐其上往至一所見丈夫牵牛磯傍因問所在不應與一石曰子至成都問嚴君平後訪平平曰某日有客星犯斗牛子所到為天河其石乃織女支機石也玉璜之路非遥呂望釣于牛斗得一魚剖之有王璜冊書文曰周受命呂封於齊匠石先談石匠人之名先談先容也萬乘之器何遠鄒陽上梁

王書曰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故無因至前雖隋珠和璧秖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故用不用時也悲夫然則萬物之相應感者亦美必同聲同氣而已我感而賦詩貽諸同志。此備浮槎以自喻

幽思之文

吳門曰：忘懷二語飄飄然有馭風凌雲之致

晦日楚國寺宴序

駱賓王

夫天下交通忘筌蹄者蓋寡。人間行樂共煙霞者幾何。群賢挹古人之清風。覩新年之淑景。情均物我。緇衣將素履同歸。迹混汙隆。廊廟與江湖齊致。于時春生城闕。氣改川原。聞遷鶯之候時。行欣宦侶。見遊魚之貪餌。坐悟機心。加以慧日低輪。下禅技而返照。法雲凝蓋。（華嚴經云法雲遍覆一切）浮定水以涵光。忘懷在真俗之中。得性在形骸之外。雖交非習靜。多慚谷口之談。（漢鄭子真隱于谷口）庶醉可逃喧。自得山陽之氣。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出塵之文

唐順之曰讀至得喪雙遺等語令人飄飄乎世態俱忘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駱賓王

夫以五嶽棲眞。(泰山東嶽華山西嶽衡山南嶽嵩山中嶽恒山北嶽)杳渺青溪之上。六爻貞遁。(一作遯)寂寞滄海之濱。斯並激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懷材韞價。兼濟之道未弘。長史公玄牝凝神。(老子成象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虛舟應物。得喪雙遺。巢由與許史同歸。(漢宣帝后家許氏元帝后家史氏)寵辱兩存。郎廟與山林齊致。果展驥之餘暇。俯沉犀以開筵。(沉犀見疇昔篇)曲浦澄漪。似對任棠之水。(任棠隱居太守陳宗訪之不見但置一盂水于門太守曰水者欲吾清也)茅亭與洽。如歸山簡之池。(山簡鎮襄陽城外有習家池每往遊之人呼爲山公池)加以秋水盈襟。寒郊滿望。洲渚肅而蒹葭變

唐順之曰忘懷二語有逍遥風外之想

風露凝而荷芰疎（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忘懷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四子講德（漢王褒有四子講德論）已頌美於中和。而五際陳詩。（見送闕五序）未形言于大雅。爰命虛謏（音小見禮學記）題而序之。弁側山頹（弁冠也詩賓之初筵章側弁之俄屢舞僛僛）自有琴歌留客操觚染翰。非無池水助人。盡各賦詩。式昭樂事。

警悟之文

唐順之曰斷雲二語與王勃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俱是一般色致大抵唐文俱用此体也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凉燠則鴻鴈在天叙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峭葉低松直泛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柳折巾於書閣郭林宗行遇雨巾折一角人競效之行閱飄颻把雅步于琴臺坐聞流水字中蝌蚪古文有蝌蚪書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叉露之濤錦石封泥衡山縣東有錦石数片云是區星遺錦所化雨濕印龜之峭泛蘭英于戶牖座接鷄談晉宋處宗置一長鳴鷄于窓前後鷄作人語與之談論極有理致因學業大進下木葉于中池

廚烹野鶴見咏鴈墜白花于濕桂。落紫蔕于踈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于金谷。不謝李倫。混心迹于玉山。無慚叔夜。

唐順之曰純是憂思之懷故出詞吐氣大都嗚咽而悲傷

餞宋少府之豐城序

駱賓王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今屬湖廣楓江連白馬之門。白馬津名親友徘徊。締歡言于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于交頤。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頹。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沾衣。望吳會之郊。斷雲飄蓋。嗟乎歧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子之路行遥。盍各賦詩。式昭離緒。

繾思之文

唐順之曰有景陳情曲盡其妙而一味悽愴愴令人肝腸欲然

初春邪嶺送益府參軍序

駱賓王

分首三春。送君千里。青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翠幕清樽。是他鄉之杯酒。況復圭峰南望。切登高之情。渭水北流。動臨川之[illegible]。于時寒光將過。春景未華。殘雪飄花。猶開六出。輕冰涵鏡。未解三川。謂河水洛水伊水晨風軟孫楚之情。楚嘗有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披秋草歧路下楊朱之淚。雖載言載笑。賞風月于離前。一詠一吟。寄心期于別後。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illegible]之文

莊履豊曰此序敘所以在獄賦螢之意其辭類離騷又曰讀悽然悲哉兩語真是慘悽

李廷机曰賓王自羅於法網而憫無有照灼之者故詞多悲怨云

螢火賦 有序

駱賓王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縶。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悽然客之為心乎。悲哉秋之為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老子大宗師篇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匪舊。范雎須賈事白首如新。鄒陽上吳王書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者知與不知也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寐。觀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載盆何以望天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孔子其蹲如龍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人惡之因伐其樹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

葛曦曰此以信仁智義勇詠螢亦寓意自況之意賦中只是敷衍此数句

葛曦曰首八句言螢之形質此

鳴。吳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擊之無聲張華曰蜀有梧桐刻為魚形擊之則鳴矣苟有會于精靈。夫何患于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音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丹鳥螢也見大戴記順陰陽而亭毒。亭毒猶言化育亭者品其形毒者成其質見列子資變化而含養。寒潛而暑著。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輝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凝秋

一段言螢之生之時

李庭機曰按落星樓名在金山寺因星隕水化為石故名云

忽臨虛而赴遠。下排叢而出幽。如火齊之宵映。若夜光之暗投。火齊夜光皆珠名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熠發。若攻燧而環周。繞堂皇而泛影。疑秉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簾也隱映落星之樓。下滅下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翫。曳影周流。飄光凌亂。泛艷乎池沼。徘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蜀有火井似明珠之出漢。漢濱神女以明珠遺鄭交甫俄失之值衝飇之不烈。逢淫雨而逾煥。炤灼兮若湛盧之夜飛。湛盧劍名有光爍人自吳飛入楚灼爍兮像招搖之夕爛。招搖北斗與庭燎而相炫。詩庭燎篇庭燎之光燃重陰于已昏。共爝火而齊息。避太陽于始旦。爾

李白詩曰族荊州玉泉寺有蝙蝠大如鴉白如雪名仙鼠云

其光不同物明足自資偶僊鼠而伺夜蝙蝠飲鍾乳能寿千歲曰僊鼠對飛蛾之赴熺熺火凡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之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炯不貪熱以苟進漢梁鴻與隣人居隣人既炊有童子謂鴻可乘熱釜炊之鴻曰鴻不因人熱者也迺滅火而更自炊每和光而曲全老子無源章和其光豈鎔金而自爍寧膏火之相煎莊子人間世篇膏火自煎也陋蟬蜩之易蛻音退休螻蟻之慕羶莊子徐無鬼篇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匪傷蜉蝣之夕蜉蝣朝生夕死不羨龜鶴之年搶榆音鎗于飛而控地摶扶起而茧

句以呂
天已上即
論理以推
廣之美
処

天槍榆小鳥卑飛之狀摶扶鵬鳥高飛之狀並見莊子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于隣壁。寧假輝于陽燧。陽燧石名向日照之則火光出終徇已以致能。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心異。譬必應之于同聲。道固從之于同類。殆未明于超舍。庸詎識其旨意。子尚不知魚之為樂。吾又安知螢之為利。高明兮有融。遷變兮無窮。牛哀倏而化虎。牛哀人名病七日化而為虎見淮南子羽泉忽兮生熊。舜殛鯀其神入于羽淵化為黃熊見左傳血三年而藏碧。周萇弘以忠被殺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碧玉也魂一變而成虹。

范醇敬曰已上悉論變化之理而獨傷已之獄繫無以自辯也

荊軻將之秦飲于易水悲歌慷慨白日貫虹知戰場之有燐鬼火悟冤獄之爲蟲。漢武幸甘泉至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生肝頭目口齒悉具問東方朔對曰此爲憤氣必秦獄處也始皇殺無辜憤氣所積而生上按地圖果然彼翾飛之𦐍質。翾音喧小飛貌尚矯翼而淩空。何微生之多躓獨宛頸以觸籠。異壁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晉張華見牛斗之間有紫氣以問雷煥煥曰此劍氣也在豫章豐城華郎補煥豐城令至掘獄基果得寶劍二冀迷途其可復。庶幽鑒而或通鑒。華光而自照顧形影以相弔。感秋夕以殷憂。嘆宵行蟲名以熠音燿詩東山篇熠燿其翊燿羽又熠燿宵行熠燿飛兮絕復連殷憂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雷兮忽焉。儻餘光之可照。無

末句可尚餘光二語則有囂甘得無灼而欲皮脫意

寒灰之重燃 漢韓安國繫獄中獄吏苦之安國不能堪謂吏曰死灰獨不能復然乎

顧憲成評。牛哀数語見或以人而變化或以物而變化有惜其已一身長繫在囚獄之中而無以自解脫也

楊道賓曰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胷中有金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賓王胷中直是融会蟬之真趣故下笔如畫

在獄詠蟬 有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聽事也。有古槐数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二非復往日大司馬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召公聽政棠樹下人思之為甘棠之詩曰勿剪勿伐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疎長也曲慢疎曰引發聲幽息。有切當聞。豈人心異于曩時。將蟲響悲乎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僊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

校賓王末詠曰西陸蟬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影来對白頭吟露重飛难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此皆託己意於咏蟬者

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晉胡質爲荆州以清聞后子威為徐州亦以清以清聞帝問鄉清何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僕投路艱虞。遭時徽纆。易離卦係用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有聲。風土記秋日蟪蛄鳴于朝悟平反之已奏。獄從輕爲平反見螳螂之避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古詩弱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

批意之文

唐順之曰感横義高能得士便見祭文大意

茅坤曰田横一人死而五百人皆從之蓋必有所以得士心者韓公負命世之才嘗欲為知己者用而世

祭田横墓文

韓文公

是年公試宏詞科不售又三上宰相書不報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作賦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作此文時公年二十八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誂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此又今世所稀之意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此哀横已无成卒歸之天命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五百人皆從横死不可謂非其人乃天命耳脫夫子於劍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

無其人有慕於横之義所以歆欷嘆息若有所独感者而作文以祭也觀其辞可想見其心不然横一夫孫人耳公何慕之深哉

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来享。以上弔古文

感思之文

柯維騏曰此四句狀出物情景象

唐順之曰韓幹畫馬其骨節便似馬歐公賦蟬其音韻便似蟬如方號復咽五音自然等句真

鳴蟬賦

歐陽公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宣和作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宣和作隱）其餘聲。乃席芳藥。臨華軒。古木数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嘆。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

天然句法

王鏊曰此下議論酷似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意然机軸自異前輩文字特師其意不襲其詞類如此

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脩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主意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止百虫鶩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綿練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蟆固若有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歇

批註贊曰
歐公此賦
蓋以蟬喻
君子以蟬
之鳴喻君
子之論列
故托意祈
晴若曰祈
世道之亨
泰云爾末
云大雨既
作蟬聲遂
息則所謂
説人高張
賢士无名
之説也其
感慨之意
溢于言外

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畧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柴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為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紋言曰此篇最善形容物象鋪叙模寫變態不窮末歸於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王維楨曰象秋之狀與其為声其在樂秋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南故秋聲自此而來）悚然而聽之曰異（怪）哉初淅（音昔）瀝以瀟颯忽奔騰而砰（音□）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音聰）鏦錚（音撐）錚（言声音如此）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箸軍士銜之以禁其語）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秋色淡白）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音精）其氣慄冽（音栗列）砭（音邊）人肌骨（石刺病曰砭）其意

光景慘悽然盈眸

凌約言曰此下又是深一節議論

裴孫巨源秋怨詞云黃葉无風

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illegible]（呼號其聲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茂青柔而競秀）佳木葱蘢而可悅（木青葱而可喜）草拂之而色變（草拂秋聲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木遭秋聲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是乃一氣至秋有肅殺之餘烈）夫秋刑官也（秋官司寇掌刑而殺）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五行）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鄉飲酒礼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秋曰素商應西方金行之氣）夷則為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

白落秋雲不雨長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匕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死如追尋大畧即此段意古今以為奇絕可以參觀

書人為萬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必搖撼其精神而不定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少壯者朱顏而潤澤老大者面色如枯木黟音依然黑者為星星少壯時鬓髮黑忽变為班白之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人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念誰為此身之戕害亦何恨乎秋聲又何必怨恨乎秋声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虫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林希元曰好語不用多李翺止衆賞而維處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数語遂歷倒昌黎歐公之發揚其意之感慨良有在矣

茅坤曰姑借韓愈以羨翺

讀李翺文　　歐陽公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

羅大經曰吳孫秀云討逆翦冠以一校尉刱業今後生舉江南而并之唐李翺云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襍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乎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右記事按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
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
時之嘆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
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
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愈因為賦
以自悼其不遇於時也

朱晦庵評歐文敷腴温潤惟讀李翺文其味黯然而
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悲歌慷慨有嫉世之思

李性學評歐陽子學退之諸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

恖態惟讀李翱文所謂青出于藍者也

茅鹿門評歐公此篇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歸重于憤世必有所指豈公自謂耶

撲此曰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末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此下一景也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慶曆仁宗年號）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岳州巴陵郡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岳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音傷）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音接）摧（檣船帆柱也）薄暮冥冥虎嘯

此下又一景也文有光燄有氣槩

顧充曰文以玲瓏即奏为岳陽楼記碎如丝竹繁奏中有希声窈眇所者悦聞如川瀠洄激自有烟波逶迤觀者不

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二柱○此一段狀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水鳥也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音晶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記中之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和悅也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楼文変態萬状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后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楼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綴上生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人情之感不過上面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一致憂樂不在已則在物故一致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厯

茅坤曰凡人敘文字須是筆頭上舉得數百鈞起此公看来筆力有千鈞重

蔡寬夫曰希文少時誦此二語大負人望世亦期以為相而止於叅知政事識者恨之

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按貴行録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此發之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微非也無也結句有力勢重萬鈞

右紀事滕宗諒字子京慶曆中以司諌謫守岳州重修楼時以子京作楼范文正記蘓子美書邵楼記篆須號三絶

機權之文

陳后山曰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眼骨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既難具述

機權文引

夷吾孫武志在富強內政寄軍巧於用詭奇正相生巧於取勝茲皆一時之雄要亦後人嘖稱選機權文第二十一

孫武子

始計第一

老蘓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見之故倣模之為權書一句一義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

顧充曰兵者詭道也全不可先傳兵不厭詐如宋襄

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知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所利也乃敢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又選二千人人持一赤幟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凡

之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先儒以為至仁夫義之賊韓曰戰陣之事君子不厭詐焉此之謂也

羅大經曰與敵对壘必分兵以攝之設詐以疑之攝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

因利制權之事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趙奢救閼與領兵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堅壁畱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使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使還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閼與離城五十里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閼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

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陰遣蒙圖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斬因敗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段類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遷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類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類潛於還路設伏悉斬獲之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

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相去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又如岑彭漢將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汚是也岑彭漢將申令西擊山都縣而潛兵渡汚擊破秦豐豐南郡人擄黎丘號楚黎王

遠而示之近

欲遠襲敵必示以近

兵力不給則敗心不兵則遁孫武子所謂示遠示近此良法也故孫臏之減竈有餘而示之不足虞詡之增竈不足而示之有餘

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為必度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木罌渡河襲破魏兵**利而誘之**李牧以利誘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採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亂而取之**謝玄與苻堅夾淝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使軍皆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實而備之**敵若實須備之**強而避之**敵人兵勢盛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閉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拒守待其飢疲出兵擊之**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之使其士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捧而擊之左傳楚伐宋晉文公救宋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王使宛春告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先軫曰姑且與之而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請戰楚師敗績此謂怒而撓之者也**卑而驕之**如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於冒頓冒頓怒襲而滅之越子率衆朝吳列士皆有賂

呂輔曰廟筭者得筭於廟堂之

子胥以為秦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卑辭推奬李密果驕而取敗**佚而勞之**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英豪內脩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內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親而離之**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夫使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帰告項羽羽由是不听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間趙王曰廉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今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秦晉合兵伐鄭〻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於秦無益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遂退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意襲而破之呂蒙因關羽撤兵襲之取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

上也後有而戰而勝淮南管韓皆本此

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穉濟曰轉輸之費二十石乃得一石可當吾之二十石也

又評末句應前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音忌趕一石當吾二十石萁豆稭也秆禾藁也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知田單守即墨令間使誑燕人使劓齊之降卒又誑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荊州刺史度尚俟軍士出獵密使人燒其珍積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卜陽潘鴻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皆奮踴願戰遂破鴻越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illegible]權之文

朱國祚曰歷敘行師之費曰至千金爵賞猶在外

又曰久暴師鈍兵挫銳師曠日淹久雖銳亦鈍也故敵人窺而來挫之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於國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至後雖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已困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於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雖有智謀之士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

雲峯曰役不再籍言物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粮不三載言始用糧後因食于敵善用兵者莫不如此

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於師旅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百姓安得不貧乎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百姓近於師旅者必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来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百姓財竭則急於丘役供給之事無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

按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兼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国次之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及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征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鉄脛尤来大鎗及赤眉之類皆能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其次伐人之交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隋何於黔布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此皆

[illegible]矣孫武子所謂上兵伐謀尚在文心之下

伐交之道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脩治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机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瞰敵城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或乘高設計而入敵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

為將者以其日久不勝其忿使士卒蟻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此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畨相代墜而復升死者屍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燕將開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慕容恪築室及畊嚴固圍壘終克段龕於廣固兵不血

葉重第曰兵法以十敵一則圍之以五敵一則三為正二為奇以二敵一則一為正一為奇若彼此均敵則設奇制伏以戰若少之不若之則小不去當大或高壁堅壘或避匿可也若小敵

刃是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沛公取秦晉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此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如此若主弱客疆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五則攻之吾軍五倍於敵則可驚前掩後衝東擊西而攻取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粮尽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我軍少於敵且暫逃之伺其隙而乘其弊然後襲而掩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乱我奮彼怠我迭彼劳我飽彼飢雖少亦可與衆者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符堅一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廿萬何必逃也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

愈堅而不思避必為大敵所禽此足上句也

何孟春曰三患皆說人君御將事從中制之害自古大君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將軍出師誓軍旅專行謀以去有成功若

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不可以後退而命之後退是謂縻繫其軍者也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必令決戰孫皓臨疲賈充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塗未可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於敗漢唐多以中宮為監軍其縻軍之患如此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吳起所謂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識衆寡之用者勝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是也上下同欲者勝

受命中制撓會坐失犴不敗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己之勢力強弱與戰或一勝或一敗若王猛臨終謂符曰晉雖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未易圖也符堅不聽其言擧軍南伐曰吾士馬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己之強也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標權之文

李筌曰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

軍形第四 （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智名無勇功此謂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樓昉曰兩軍之形我動則彼應自家治固其守備以待敵之虛懈此兵家之要務也）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鄒守益曰力不足則守有餘則攻揔是較我與敵之多寡強弱）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

勝於易勝如兵陣未成勝之無智勇之功名彼區區謂君子不隘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非矣

王維楨曰勝敗之常用兵之法當以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敵人有已敗之形而吾勝之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而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閔如霖曰以丈尺度地安營布陣然後料量粮餉然後有多少之數然後称較彼我之勝負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量敵情稱生勝尉繚子曰無過於度數度為尺寸數為什五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

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樓昉評韓信背水陣破趙李愬雪夜擒吳元濟諸將多不能觧所謂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其人是也

高氏曰首四句起奇正一句凡兵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又曰以碫投卵是以至實擊至虛譬喻甚奇

温托斋曰奇正雖並言却重奇字观從以奇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数各有統制而大将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衆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ヒ而益善也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

正之變可見

又曰險疾也短近也疾則不及謀近則易為勝此至下數句皆論兵之奇處

宋濂曰亂生於治數句皆發形居情如楚

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難禦其節短節短則易勝如麴義破公孫瓚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渾渾沌沌圓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花之類隅落鈎連曲折相連擊尾首救擊首尾救豈可敗乎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

王之毀軍納隨少師董成昌頓之見弱欺漢使者数十輩知此法者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勢之必勝不責成於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淝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內守權領兵十萬圍合淝典與遼將數千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不拔而退此擇人任勢之道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illegible]存曰通篇摠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為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因敵変化其應若神也此父首尾喚應較它篇更句句精密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
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来則士馬閑佚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艮昭結陣以待突厥之至是也

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
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據城是也

而趨戰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致人則佚致於人則勞如耿弇多伐樹木楊言填塹以攻巨里致張步之来而破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三者利誘之也如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以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也如孫臏救趙直走大梁而解邯鄲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敵人本自暇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隋伺陳收獲之際聲言掩襲使其聚兵隨乃解甲於是陳人病之是也

飽能饑之
敵人本饒粮餉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饑如凋亞夫絕吳楚粮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房屋積

錢福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一句自為一奇奇正相互須細分之

聚李左車欲遮絕韓信軸重白起張二奇兵以劫趙括使內陰相殺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

敵人本自安固我則設計而使之動如司馬宣王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陣直指襄聲言搗其巢究賊見兵出果來邀之因縱擊大破其衆吏驕堅壁秦伯挑其裨將趙穿趙盾遂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掩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迴伐蜀迴以西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衡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於空虛之處雖千里之遠而兵無轉戰之勞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弇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衆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乞降

趙李牧守鴈門匈奴數入寇牧謹士卒勿出戰第日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日得賞賜皆願一戰曰吾將何怯也李牧若弗聞匈奴玩之後大入牧勒兵大破之夫牧豈怯懦者哉其得之也守則使敵不知其所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國堅拒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乱遁走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如司馬宣王計公孫文懿於遼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擣其巢穴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士會請秦伯襲擊趙穿於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卻雲至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

攻待之数
年一夆而
破之若口
中虱焉攻
則使敵不
知其所守
乃足術耳
假令牧提
于唇吻怵
于邪説則
喪其本謀
趙之亭鄣
卒不觧甲
鼓不停桴
求无安枕
之期也故
曰微乎ゝゝ
至於无形
[illegible]乎ゝゝ
至[illegible]於声

諸葛武侯屯陽平欲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万人守城司馬宣王来攻之将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卧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郤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

[illegible]分曰見[illegible]之十則[illegible]異為一[illegible]不能測[illegible]不形則分[illegible]務千[illegible]少防門[illegible]曰韓[illegible]伐趙先[illegible]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乃敢引兵下井陘此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是也

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於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酈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曰蕭繹計將與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以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忌廷惡移當保羅郭必用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其七事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交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

焉叔言曰竟因敵形而制勝故人不知此其兵勢最可

為之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惟不可以取勝又將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拠之地死與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追形之以強則敵必退如韓信破趙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壁見漢幟遂乱遁走又如韓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追之候其半渡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知彼處於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邑中軍知敵之有餘也謝玄遣刘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城知敵之不足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王世貞曰此數句即前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至於無形無聲者也一篇主意總露

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之文

李筌曰後人發後先人至恐是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軍爭之利在此神妙

霍韜曰舉兵而爭利則不及二句軍爭之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動不爭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者言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可決勝也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而軍晋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全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知符堅以百萬衆與晋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靡消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

難在此二患

錢穀曰百里爭利則疲故三將軍必皆為擒齊軍入魏地龐涓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馬陵萬弩俱發魏軍大乱若道近而至者多故無死敗

倫以訓曰軍爭之約全在識地

與齊爭而敗是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吾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師襲鄭而遇與晉戰而三帥被擒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

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猶有顛蹶上將軍者益其法吾軍十分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

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何益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執一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

[illegible]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変故頃刻之間呼吸易形轉移易[illegible]者武岳[illegible]穆之論曰陣而後戰行師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分合無常胡可執也

馬理曰衆之耳目在吾鼓旗不

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用[illegible]鄉人引導若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趙奢攻閼與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難知如陰馮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往拘邑閉城堰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動如雷霆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霆之震擊使彼不知所避如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縱万人拒北山而勝秦掠鄉掠於饒野三軍足食分衆廓地分利平易之地當分兵守其便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

乱麾鼓不衰竭則士氣奮吾有兵敗戰北而鼓音不衰至於敵人疑而不敢追鼓旗之係兆末節也

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遂潜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陸遜攻費栈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閒鼓譟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掩擊大破之是變乱以火鼓也後漢藏宮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声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脱帰是变乱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陣久、倦而奪其氣者也寇恂令士卒乗城鼓譟大呼伴言曰刘公兵到蘇茂軍閒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此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八百人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

張之象曰夫兵者兩敵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先待之必待之然後去之勝之故我氣不挫乃可挫人之氣是謂治氣我心不乱乃可乱人之心是謂治心我

斬二將自旦戰至日中昃吳人奪氣还脩守備衆以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昔文憲阻水為陳以拒齊領軍段暢々曰覌公言語不是凡人憲々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列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心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元璹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兠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々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此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唐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賊過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々而擊之何徃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曰新氣勝是也

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謝玄待苻堅退兵而乱擊敗之是以治待乱張遼靜坐中軍而誅反者是以靜待譁

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力不疲乃可疲人之力是謂治力我不為變人亦不得而勝我之變是謂治變揔之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已

康海曰司馬法曰圍三而闕一面所以示[illegible]路也故[illegible]師必

以飽待饑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illegible]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後[illegible]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此以佚待勞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絕吳楚粮道待其飢疲出兵擊之此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孫□卓曰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可知武子之兵專用奇勝

又曰圮地水毀曰圮無所依也衢地四通之地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畱危絕之地慎勿畱止恐為敵人塞其險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澗天井天羅天陷天防之類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崤澠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崤澠阨陝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崤澠之間果得吳伏兵馬援討武陵五溪不由充道而進壺頭賊衆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溼士多疫死援亦病卒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邾城侃謂邾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御寇也且吳時此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

李廷机曰九変二字是一篇眼目許多鋪說從此發揮去

又曰兵之利害至微[illegible]

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楚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雜於害而患可觧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可解如張方之在洛陽連戰皆敗或劝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為勝耳夜潛進迫敵遂致克捷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屈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擾之使人民失業如觧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

思害已當思利若轉於扵利必為敵人所誘專扵思害必至遲疑失机

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中時行曰篇中皆論皆相敵之事處軍即行軍也相敵相敵之虛實動靜也

又曰半渡勢不便故可敗用兵之所必爭者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絶山依谷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口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則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故也視生處高。戰隆無登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此三者處山之軍法也此處山之軍也。絶水必遠水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且止一則引敵使半渡而擊之一則使我進退無礙如魏將郭淮遠水為陣劉昭烈知其計而不渡是也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敵若引兵過水而來與我戰慎勿迎之於水內令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破曹咎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徹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

沈一貫曰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高而處恐敵我也

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泜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illegible][illegible]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決水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流戰有不便兼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illegible]吉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illegible]必欲處其上流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畱。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鹹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平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使軍便於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恃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諸葛

六韜曰用兵當遠六害令敵近我背之則我利敵凶

又曰此三十二者洞敵之情蘇肺腑隱微

孔明伐魏屯兵渭南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兵衆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也

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

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為天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劉昭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衆樹動者。來

之論

方孝孺曰敵情不可測必有形見乎外察其形則知其隱微之情此三十二者是也

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如趙奢善食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乗城約降又遺燕将書謂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後驅火牛出戰是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使來辭強又進驅者欲脅我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王以帶甲二萬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褐歸謂晉君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輕車先出居其則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孺孺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

錢福曰一句一義只一篇中侭售用不窮况十三篇耶

使奉牛酒請降潛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伏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勞也鳥集者虛也楚伐鄭ヒ人將奔諜告曰楚幙有鳥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遁矣此皆見鳥集而知其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遼中陳而兵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甀不返其舍者窮寇也甀炊戰也懸甀於外示不復炊暴露於外不復返舍者窮寇也凢焚舟破釜欲决一戰者皆窮寇耳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

又曰以下皆道切不易之論一字不可增

至也。来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翦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大易敵而武進者也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文

[illegible]衍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所論山水斥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

陸可教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心不畏服忿而赴敵不量輕弱則必崩壞左氏見於載者凡五見後註

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若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又魏錡求公族趙旃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行令曰雞鳴而駕唯予馬首是瞻欒黶怒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遂棄而歸秦伐晉趙穿怒史駢之佐上軍也自以其屬出皆是也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卒

又曰逐條開闔有說

郭正域曰撫軍士當恩威並行恩過則玩而不法威

凡戰必用精銳為先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符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揚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咲自若李靖

過則棊而不親在有能之將馭之得其道耳

又曰以下總是料敵制勝之道

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軍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

唐太宗曰吾嘗臨陣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盖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不可戰之形得矣

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經權之文

申時行曰楚與黥布戰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皆下

九地第十一

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言尤懇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諸侯自戰於境內為散地散地者以其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也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鬬志為楚所敗是也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皐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坐困建德十萬之衆是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

又曰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故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

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

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無令與戰若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當集人積穀保城守險使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出兵擊之可以取勝也

輕地則無止

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無得畱止熈其精騎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出奇擊之未至則速去之

爭地則無攻

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據之如趙奢速發萬人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

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約和旁國然後簡兵練卒阻便利而處則我有外助彼失其援左右犄角必然取

徐[illegible]卿曰衢道是我與敵相當而旁有能國先至者得其國也重地者士卒心專無有歸志重於退走者為重地如雪夜侵入險如吳元濟是也

方從哲曰善用兵者必先求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

勝
重地則掠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糧食深壘固軍示敵持久出奇取勝
圮地則行圮壞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如卒遇敵便當據險守要簡選精兵或分左或分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
圍地則謀前有強敵後有險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是為圍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故塞其闕示無所往佯為寡弱之形敵備我必輕同力奮勇分兵擄險鼓譟而出乃能取勝
死地則戰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號令三軍塞井夷竈并力死戰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無謀者窮々而不戰者亡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彼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怖懾離散上下驚撓不能和合不得聚集此善用兵者也
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上敢問敵衆整而將

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于人求勝于敵若不合於利而迎動則前後不相及敵反洋以冕制乎我矣

又曰不求索其意而自得禁妖祥之言去其疑惑之計皆兵家

来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謂據我便地或掠我饒野利我糧道我能堅壁清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唯我是聽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凡為客之道深入重地心志專一主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此下皆言為客深入之道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三軍之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惧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悉力而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

沈一貫曰此是士卒用命可生可死而不可使降北兵之最難敎者人能解得此意透亦可當一隊

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止妖祥之事絕去疑惑之計則士卒至死而無他倘士無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如田单以一卒為神師而破燕是也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横皆八晋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

又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毀言机深出密民可愚而不可明

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所為之事變其所發之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如耿弇發令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臨淄裝行偷令軍卜營訖忽使後就崇岡物焉衆人皆無識也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所居之地或去險而就易或去安而從危迂其所由之路或捨近而趨遠或捨平而取隘而使人不曉吾所慮之謀如綿信使萬人背水為陣而趙軍皆咲鄧艾走陰平而衆心不說物焉人豈能曉吾之慮哉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

董份曰圍地者前狹後險進退艱難如被圍者也衢重輕圍死五者皆為客之道故九地中摘而言之

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四面通達於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狹後險受制於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此專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拈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既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我當自塞之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衆圍齊神武於高後山時神武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

陸燦曰前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為不知九地者言

又曰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

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是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迂直之變超險阻之地踐敵人之境求不識之路不用鄉人之習然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

偉而

方孝孺曰三軍之衆用之若一人而無有不齊者賞罰明故也

瞿景淳曰詳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示之以開空虛弱之如

十里止至張柴村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敵之令也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沉船破甑示以必死士無不一當百遂虜秦將韓信使萬人背水陣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令進敵欲退則緩之令退強以陵我ㄴ且示怯以驕之奉順其意設計取之若東胡求千里馬於冒頓冒頓與之又求閼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既驕不為之備遂滅其國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軍政務舉之日夷塞關梁折符信無通使命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類泄我事機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變不可執厲於廊廟之

敵則斥用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

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彼不來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兎往疾）

標題之文

焦竑曰以火攻當擇時日而又相敵之動靜而進行火有因如黄盖隨周瑜拒曹操于赤壁建策者是也四宿箕壁翼軫四星乃好風之星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用火焚燒其人也如陸遜勑兵士各持以把茅以火攻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馮習等而照烈遁走黄盖以舟載燥荻枯柴焚燒魏軍而曹操敗北是也二曰火積焚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焚地燒其積衆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熲之策遣人因風縱火燒陳儲積陳人益弊是也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内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

沈白卯曰陸遜火其營昔盖火其兵江道以雜数百連以長繩繫火於足以燒羌衆田单以牛数千披以五采龍文束刃於角繫火於尾

無待於内以時發之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可發之於外不必待作於内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遲敵先自燒断近營草穢我起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断葭葦遂絶火勢黄巾賊張角圍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間出圍外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譟奔陳賊驚亂敗走是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強水可以絶火可以奪謂水可以隔絶人之軍若韓信決壅囊水大至使龍且軍分而為二因奮擊大敗之火可以禁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一說敵以水灌我々可以絶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々可以奪之如单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兵法千變萬化不可執一也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

以火騎劫后周時段昭火弩破栢谷后崇時皇甫嵩縱火攻破黄巾但火攻慘烈前古未有孫子所謂不得已也

番。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李贄曰開頭點出數人極深極厚

又曰古者八家為一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通計其數故有七十万家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因敵

張位曰間者窺敵之情以告於我假偽吾情以告於敵非親之不可使賞莫厚於間如漢祖捐金數百斤恣陳平出入非聖智不能用間三句只是足上意見用間之難

之鄉人厚撫用之如常孝寛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任使着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巳之材能者有反覆変詐常特兩端之心者潛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伍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犖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則皆是也

反間着因其敵間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人之来間我者佯為不知而厚賂誘之反為我用如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於敵人之間也死間之事非一如酈生見烹於齊王及趙宋時曹太尉使僧吞蠟九入西夏而斤[illegible]謀臣亦見殺皆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娄敬之覗匈奴恭縊

又曰漢用陳平以間亞父秦用白起以間趙括齊用田單以間騎劫卒之兵破士喪人喪焉用間微哉妙哉

之入晉軍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

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通智深思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任使間使恩以結間使之心斷以決自已之惑彼此不疑然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保知其情也非淵微精妙者不能得間使之實蓋間亦有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赴我者如秦間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害己之計故秦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計之妙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

間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間者與告俱坐以死一惡其泄一滅其口也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

方從哲曰孫子十三篇意思筆力俱高若他人雖有制勝料敵之審令其著書以自見必不能知此之迫切无滲漏也

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守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新刻李九我先生萬文一統十九卷終

焦竑曰論語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内外集卷之二十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内閣大學士瑤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管仲召忽死生論

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蛟門云管仲召忽此二子者亦明知桓公之必用已也故其言若此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糾見殺

讀而人莫之知聖人襃貶一言為万世法則忽死仲生宜有定論矣不知夫子與仲者以其功若就理而論召忽較為正又曰召忽之死也四句萬古不易之論可作斷案

吾已辱矣又使彼得用其臣是重吾辱也吾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臣死矣召忽蓋自分必死也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死者全節生者收功名忽處乎人已之際已冀無遺策矣故竟如其言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死賢其生者以全節論也故不可無召忽之死生賢於死者以建功言也故不可無管仲之生若不能全節而徒爲虛生則負愧多矣

機樞之文

越川賢曰管子此論較為正當

申時行曰管子之術雖與商鞅申韓同旨而詞論近理較為可行

方從哲曰重渡疊浪如江河雖由此千万言亦沛若

牧民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真德秀曰政莫先於得民故牧民之道在順民心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絶 凌約言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此君民相施相報之理去民所惡以遂其好是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民亦憂君之憂樂君之樂也勢所必至矣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

有餘耳九作大文字倣此然必世事熟練笔端鼓舞才華橫溢若本無筭叠強作波瀾亦不足貴

又曰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牧国家之悪令君臣百姓相親觀其著書知其行事矣

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鹿門云以予為取可為致寶應前順民心此句絕妙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管子本文曰錯國於不傾之也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悪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悪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

黃洪憲曰此為第三層上言其攻此言其得民之效應上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苦一段文字有古体又曰此数語亦甚滑為政大体

民則下親其上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文穆曰分如因天分地之分謂料理處分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知時生財之時也備官者設官分職俱得其人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後於事者失事機之務也失所親者人不仰附也失士者賢人不為用也

焦竑曰錯綜數語權衡自在

卲德溥曰意當而語自奇妙不容名言

權脩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言信賞必罰則人不欺也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賞不信罰不必何所往而不用其欺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耕者衆則市無游民是爭民也黄金貴則粟賤是爭貴也故野不積草農先事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看他分例錯置歷歷有法齊之創伯也宜找故野不積草府不

朱国祚曰議論較是勘尽人情世故矣

又曰篤筭譬蚕各卜名言

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古傳有此語却变换来用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舜五人武十亂皆是樹人桓公舉一管子而成伯業頭名諸侯樹人之獲其利薄执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

又曰擺列五段而後總結束之此書各体皆然

肖雲舉曰看他此等議論除非深遠國体識破治略却不及此又曰氷波雲影縹渺襲人

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此論牧民之道當謹之於微邪之生也每起於微而成於大微邪不禁必至於不及制矣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善無小而可遺邪無微而可忽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小者不行大者俱廢牧民之道如之何其可耶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耻則

王世英曰無此結束則文為冗散有此結束遂成一大格局

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漢昭烈戒太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知此義者許應元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小善積而為大善禮義廉耻之小者如之何其廢之凡牧民者欲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厲民之道者磋礪世風之術也治之本者治之務當不止此而此其大根本也

機權之文

李賢曰此段不奇不譎而薰妥句逵語氣醇雅一種自然之趣又曰看他歷叙分別切近人情而文字錯綜自然有一段不可及處

李大我曰意思切至情事迫真當為管氏

立政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上之教素明故民明上下之分而易使也期者若期會然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教是教以礼義忠信訓是訓令之施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俗之所期者民自以此成風故不待上人使令而自為自往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于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上之誠信素孚於民故賞罰未加而民自勸懲也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

絕筆　王世貞曰讀至終篇愈覺淒温慷慨論事驚心

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人君之政有紀綱法度之施有規畫措置之務故令之而則行禁之而則止其民從上如体從心一般以此思来則人君不可不於政加之意而以上敎訓等事缺一不可也

機權之文

楊守陳曰條段簡撲章法直截論盡更練明如鮮覩耒耜經營畎畝亦未必能然到家

沈一貫曰擇列農事鑒鑒可行

乘馬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於常征之十分中兇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兇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兇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兇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五尺見水十分去四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於常征之十分中兇四分四尺見水則兇三分三尺見水則兇二分二尺見水則兇一分以其極低易灌能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

鄒德溥曰讀此段若在當時而目覩其事

又曰高士不受功農之外又有此辈人君子野人之分遠至強秦辯慧詩礼之徒皆在所禁是耶非耶

陸粲曰此法當世世道行之不

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此是重農務而約束之使動本業也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言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此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牧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此待士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賈之有智慧者不責其力此待工賈也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有能而不可使則不臣也罰之使出一夫之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智者雖知之而愚者不能知則便非易知之理故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

特可以強齊也已

陸可教曰法之善者不當以人廢管子之術雖出伯畧功利之習而核實之見尤為近古

董份曰此論聖人當務教民之去轉移新

為大善一令而民服者欲一其視聽也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謂採核其賢不肖不得以虛名取也大凡虛名浮食之害最所當去為政之先務也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君知臣之能否臣知君之在核實故莫敢不竭力莫敢不盡誠此核實之效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待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

雅

又曰奇松怪石之語

則歸之於民唯人為善託業於民下之難治以其智多淫佚之習一敵雖欲分之將無所托業矣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上為一下爲二辟闢同開也類善也使民知之則淫辟而為愚使民不知則從上而為善上有好者下必甚爲上為一下為二也

機權之文

孫繼皐曰起處紆迴轉折如驊騮走阪

申時行曰遞遞說下一轉一折曲盡其術

蘇濬曰此篇七反七正七轉設七譬末又以七不可結束之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矣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矣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若是安治矣未也用含明賞罰當國亦可安治矣而又未盡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治民強兵乃國家急務然治民者強兵之本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者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

又曰一氣滚下有波濤萬里之勢

蔡鼎曰管子明於正天下之分齊僅止於伯者蓋七法在器數理分而七法眼目所載惟載惟心之一字較為近理餘皆區伯之術不足務也

黃洪憲曰則象法化

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歸結正天下上七法之意皆是主此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頹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瀨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化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

九字治國強兵勝敵正天下皆在其中唐時有辨髮男子獻三十六字一字一義事頗類　方從哲曰此段如萬里山海珍宝怪異具在而回顧関鎖處規矩繩墨無絲毫走作偉哉麗哉　小川雲峯曰每轉用一

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此別明上七法之義言言中切字字不苟真明為政規矩者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業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畱

譬喻一轉一譬七轉七譬轉如流水譬似流珠懸水欲急流珠欲迂一急一迂似此机軸從何處來真出世之才人又曰又畨一畨作結真可駭

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数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無舟檝而欲經水險必無幸矣昧計数而欲舉大事亦猶是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数不可此又将前面説話而審結之以見鈌一不可也

權之文

康海曰四者之傷勢所必至亦理所當禁者管子此論老成謀慮非過計非激談

李賢曰詞氣矯〻令人有革獘剔奸之思

徐顯卿曰名言名理固國藥石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百匿謂凡百官民皆欺匿也凡百官姦民而皆相尚以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旣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産故散邵寶云重民務本之民也輕民姦邪遊手之民也輕民處而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

足垂不朽矣

郭正域曰的確議論而詞雄氣

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自古國家不治莫不由此四者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言實之士多視君之賢否以為進退君泄見危國不可以為國夫未有審時識勢之徒肯說言實於敗國之君也故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

[illegible]右矯ヒ之狀

王錫爵曰此後却不參評伍

致所重非爵禄也ヒ君之類事ヒ相反深寃弊原如何其可耶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爲重禄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禄此段方是正説教人剔弊除奸處世主能俱行此自然士厲戰勝守固國安土地至今存可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作之屏之修之剔之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

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歷陳賞罰之法收拾前意而結歸於兵戰上此其功烈之究竟處蓋國安兵強方能成伯業通篇議論俱是主此

縱橫之文

宋濂曰此段說得痛快令人豁然

又曰老師登壇說法自是听者寒心

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治家治鄉治國治天下各有其道以治家者治鄉以治鄉者治國以治國者治天下皆不可為也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君者臣民之表臣民之一舉一動在上所以感之耳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臣較之民尤為親近

郭正域曰疊上起架而正中有奇九級浮圖手也賞心久之

密迩故好惡者欲一失其道邪者以雜進賢者以直退若表動影隨毛髮不爽矣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謂明白洞達人皆見之是聖王然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疆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此與孟子城非不高池非不深二段議論相為暗合

縱權之文　陸可教曰四柱並起管子之文多有此体

趙用賢曰此段又推入一步

論民兵要務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上四項俱提此只說闢地強兵蓋伯國之事二者其最急設官長立朝政揔只是為此兩件）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内不可以固守（民無取者無所取信也）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

又曰從頭說起而却歸重於民重民又却歸重於盡其力看他特見抗論何一而非石奮耶

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侈用則財匱數戰則民疲才匱必多取民疲則生怨此必至之勢者）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生衆為疾必食寡用舒方能富國苦用度奢侈地雖闘犹弗闘也强兵之道在愛民力輕用瘦民以逞賞罰雖信民力竭豈非不卹之弊抗故為天下必重用其國為國必重用其民為民必重盡其力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往者民散也處者民聚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財非掊尅之謂也存開）

中時行曰八者皆是為兵之數二件不可缺得洗一貫曰師行粮食才不可廢矣然器械不利號令不信訓練不習将不知兵数者皆足以僨事八者缺一不可又曰脉絡相生節奏相應如引繩貫珠瑱

其源節其流令才綽ゝ乎有裕則國便冨而彼國之才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險易主将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机者不疾而速不行而止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数存焉於其間故曰机数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

環之無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知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郭德溥曰機數結來甚妙

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

擬模之文

楊守陳曰語氣温潤清雅是為細膩之文

王鏊曰沈抑靜默以全生雖賢人所遭不幸亦豈國家之禍

黃洪憲曰國無仁賢則國空虛人君不知任賢使誅人高張賢

宙合 往古來今為宙宙合者言所立論古皆合也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彊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 龍逢比干進諫於君身被誅僇 進傷為人君嚴之義 盡言極諫殺身無益徒令其君有殺死諫臣之名以傷君 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 版牘也 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微子見紂無道曰我不顧行遯遂抱祭器歸周武王克商封之於宋以主殷祀管子論亦自寓意不必死于紂意

士結舌世道為之一變矣

方孝孺曰是倣摸道德經氣壯語壯有許多筆力

張位曰名實二字下自奇特惠者取一只是務實惡名之意

焦竑曰權而合道惟大人能之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蕩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始。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豊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矣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名實不可兩守故惠者但取其一取一者尚實而不居其名也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也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

故特舉大人立說

方孝孺曰人以道為依循鳥以山谷為處止权而通于道循鳥之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借論高奇

白雲樓曰此段尤精妙玄潔有味

鳥之飛也。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爲。所處雖曲而終可以直不害其為曲也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帝者尊高之名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尊高為先要於義立而已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

又曰註明

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人主處高覆薄亢而不下高而不抑自然國家煩亂莫之救乾上爻亢龍有悔益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即此義矣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危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機權之文

宋國祚曰此二句亦前人未道之語

高岱曰制人之國分明是王者氣象伯術不能如此

李大武曰文子却似老氏口吻

樞言 樞言二字亦奇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有氣則生言國家之有氣而生言規矩悠遠條暢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此下二句又是發明上一句之意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三制之國制人者最高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讓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

馮夢禎曰先王叚結上三制之國文机甚幻而玄

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詎可滿也所以晉子致戒云

人之所制也。(當時之君地醜德齊不務行政而互相攻伐侵地廣土以兵為威以伯為名此并便是制於人)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是自守自強之國)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愛必和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驚也)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書曰滿招損謙招益時乃天道滿豈其可貴者哉釜滿則則人概之矣人滿則天概之矣故先王不自滿也不滿所以卒能免於虧)

總批之文

王世貞曰此說農事不修則國病亦重本意

沈自邠曰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又曰民依於国国依於農自古天災人禍兵凶荐飢而民不至離散者分明是草墾田治

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國之本務在農民之衣食於是乎生國之財用於是乎出草田不闢國貧民飢勢所必至矣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若其等之國民而少乎則不足以守其地民而多乎則不足以自供且時而水旱乎則有離散而已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

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重農之說不惟伯益爲然堯播百谷周重民事自古記之

王錫爵曰此言桑麻六畜之事

方從哲曰桑麻六畜草木之物所係雖微農之外惟此可以足国

耘寄生之君也寄生之君者不知本實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此又總收一下餘倣此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齊之富盛甲於諸國分明是計山澤之利觀此段可見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天地生財山澤之利最多管子行此以強齊雖可以富國實非先王之制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古秋憲曰此論奢侈不節用而民貧

馮夢禎曰重復說而愈出愈奇者其胷中素明而詞不竭也

丘濬曰道奢侈之俗若數黑白

又曰數句懇練深至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財之生也有限用之費也無窮侈用財匱國可為國恥）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之侈用不專就一事然宮室車馬衣服此其昭然易見者未有費用無度之國而能以菲陋儉鄙爲其道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國侈

徐顯卿曰侈之為害甚大侈則不足不足則多取民貧國病罔不由之

沈自邠曰虛實是一段眼目此篇無上上品

王世貞曰比計地之廣狹利之

則用廣矣用廣則厚歛而民貧矣民貧則財盡而為盜賊矣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此三語真是確論看世情大都若此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意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不明此計則不可使之治其國矣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就山澤者資於山澤以食給也去山澤者不賴山澤之利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

六

多寡以及山澤之貧亦計口度地之法

陸可教曰通段大意只是田墾賦輕則国实若野不闢賦斂煩重民無餘積則国虛是治国之要談

方孝孺曰無一句放閑無一字遺漏无一

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地慱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民之畜積流散於四方矣下是說耗其藏惕然可畏故曰粟行於三百里此下說流其藏穀不積富而散於三百里之外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先提一句為綱下詳小凶三年而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叢生曰苞又草名遺苞言以草食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捐瘠矣。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業之人而亡稅三

句一字不反覆推明无一句不結束極纖密極流暢

宋濂曰論山林川澤之利而歸重於農管子可謂達治國之本

穆濬曰引先王來証乃破的之言

方從哲曰轉下又再

之一矣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兵荒而人惰農則愈寡收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此是嚴山林之禁處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又帶說網罟魚鱉事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此下雖說山林川澤有禁總歸在農桑上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

説起如波流滾迴涛浪疊湧作氣勢。又曰關鎖所在不厭重復。羅倫曰從前説到此方要説作結

方孝孺曰此皆流弊所必至揔鎖結上面詞意謹嚴

肖雲舉曰家鄉門庭之弊孔捜

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是民用力無休也。（用民之財皆民脂膏故曰主上用財不已是民用力無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又把前面所言者收作一結案此是回顧之妙處）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已。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閈不設。出入無時。早晏不禁。則攘

別曲盡雖非治世格言亦救時之急務也

又曰為治急務最先風化管子此論蓋風化所関

陸可教曰朝廷之治賞功任賢是切要的先務

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無長游。里無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無自生矣。斯民習俗之善否由在上者有以化之化得其道則國治化失其道則國亂其機不爽毛髮化民全在規矩法度立得謹嚴上倘不謹嚴則弊端無所不至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亡國之俗往往如此故操化民之權者不可不亟為之圖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

陸可教曰朝廷之治賞功任矣是切要的先務

趙用賢曰聖王之治無功者不庸非方者不任故爵罔及惡德商賈之人不論才能而德尊位是官爵可以貨得國安得不亂也

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務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祿以賞功爵以任才強國之治卻是如此若有功而祿不稱有才而爵不任則爵祿不審便辟濫幸左右請謁所必至矣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

沈自邠曰此段說應上貴爵祿不審之弊而文勢疊下有波瀾

沈一貫曰此論行政使民又為一段

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無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無以使臣。臣無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無功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令既不誠衆必輕令易犯輕令則刑罰不足以為威殺戮不足以禁姦令之不行所係不細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

陸粲曰政敎號令致[illegible]之具法[illegible][illegible]而令貴信善則民不為病信則民知所守此亦固國要圖

徐顯卿曰交援足待賢才而蓄積多此治國之本務而賢人之積聚尤其要者

馮夢貞曰自古國家

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徒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此後歷數弱國亡國之道歷觀前史萬不爽一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強。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聚。與國無可恃而強鄰又可憂賢才不

之亡莫不由諛臣敗壞之人君說諛惡諫徒積聚蓄多交與足恃憂不在強敗亦在蕭墻之内矣

又曰歸結

為用而百姓不務本此皆國之最可患者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此又再重重稟說應上皆弊所必至者如是而君不為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人君有國莫不欲存而不亡然多用匪其人國本不務至於良臣出兵士弛囷倉虛坐待其亡也由此敝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總結以上八段方見文字有歸束處

機權之要

李賢曰按赦者姦人之福良善之害故有旅数异而赦不妄下有告君曰願陛下慎毋赦我朝洪武舊制亦不許妄赦蓋誠知所重哉

方從哲曰軒冕爵禄所以厚养

法法

凡赦者小利而害大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韓非子作座直）之礦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爵禄既輕無以塞民之望故不勸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食於道者因其抱道而詔之禄也食於力者服農工商賈以自食其力也）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君子居官以享禄則分尊而民聽治小民動力以治生則財厚而食足）上尊而民順財

亦以別于野人處

楊守陳曰四段總是重令之意蓋令者所以示民信而約民趨則安得不於此致重哉

王世貞曰數語收結得完密

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而妄作。則大亂之本也。重令為主不在令之內雖善不足賞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有國者夫令未布賞罰先加民何所措手足妄誅固不可妄予亦豈得為通計哉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此當賞而不賞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ヒヒヒ則彊者立

焦竑評提起尊卑二字原其所以然後發人主心緒出來敘事一步推一步

郭正域曰所以令重君尊之故探索題目津津有味

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此當罰而不罰者失之也法令貴明賞罰明民方知所遵守若當知不賞當罰不罰則善民無所勸而奸民無所懲其國亂主危又何惑耶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己用也民眾則君尊民寡則君卑君之尊卑係乎民之眾寡也則為君者安可不務集其民也使民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然集民為要法令為先故欲民之眾而不欲其寡者當於此辨之也故法之

鄒德溥曰語意重重佳處在此韓退之為文喜往復吾自道

又曰波濤洶湧極得文家机括

申時行曰机頓勃愈讀愈佳

所立令之所行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謗民不誹謗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安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邪作矣雖分作三停而首尾却重看蓋國家之所以相維相制者法令故也法令不行則姦邪之人蔑視憲令罔上行私無所不至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愛則姑息故民不用舍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無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

王錫爵曰議論痛快情神倍

黃洪憲曰當時強国之命大率如此厥後商君行此於秦明法審令百姓樂用諸侯親服是其

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饑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令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執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嚴法信令以督其民法嚴則民不輕犯令信則民不敢犯故令之所在可使蹈白刃可使受矢石可使入水火民之從上令也如此魯哀公令不救火者與降北同罰火須臾而止亦是嚴令之驗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民不敢愛其死故勇性起敵無敢不破無戰不克故曰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

驗矣
朱国祚曰仁者智者有道者三字便生活

王鏊曰陳国削亡只強之故上上纖品

趙吉皐曰君者民之主臣者君之輔主臣德行一失

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國非小又無不幸之事而乃至削亡者盖有由也下數者是已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犯此三失雖強大之國無不削亡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有此三得雖務小之邦無不功名矣國無大無小無得道必功名失道則削亡有無故而或強或削者也未然則功立而名成然則

又曰此又論國在得道得賢可謂知所先務

洮一貫曰左右耳目之蔽雖太山之前不之見也君能去壅蔽使下情得上達上情得下通何

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欲功立名成則任賢急矣君身尤要故曰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殺

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說甚激切下文詳言之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者也百里千里雖遠而行者百里可以一日知千里可以十日知乃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則壅蔽之患是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也門庭句可以類推步

有百里千里萬里之遠也

董懋曰大上高士愚士智士賢士戰国說士不出此五者

蔡昂曰此段已盡戰国說士等第

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大士不役物而自滿滿則不大矣故曰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得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卑人不得為高士愚士不得為智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沈權之文

沈懋孝曰桓公欲創伯於天下視鴻鵠之飛而自嘆覌其所論得詩人比興之体

瞿景淳曰此是一片文字首尾照應倜儻不羈春秋以後列国之文也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徃有時而来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自徃自来無思不服當桓公嘆鴻飛之時其志固已遠矣而思其能佐此者必管仲也故曰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志於天下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是以不敢對管子窺見桓公有圖覇之思第欲堅其志故不遽發言也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

曾六德曰後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豈易造耶流一貫曰管子得齊之先務可謂知治同 [illegible]

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此仲以羽翼此仲以舟楫桓公之志堅矣宜其卒能行管子之言也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省刑薄稅使民以時雖王道亦不過此齊之創伯者此也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削此者

[illegible]用賢曰[illegible]桓公之請於廟知敬重其事是銳然有志於伯圖處

又曰只一慈幼并令豈不為百代良規陸可教曰三國有雖此時齊不之救及三國已亡後方定之蓋救之者為力雖即為

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大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illegible]廟而定百吏比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出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榛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懸鍾陳舞日殺數牛欲作樂以解其疾也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

之其功小定之者為力易一牽之其功大功利之術机關甚微如此齊非復太公之齊也宜矣

徐顗卿曰管子因事規諫所以為[illegible]君

王錫爵曰管子進言若此所謂陳古[illegible][illegible]今朝傷時逆耳而不

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此是桓公之譎處杞邢衛有難如墜水火之求免於人當濡手足焦毛髮以救之可也裸體紉胃頼疾豈恤患救難之道乎盖欲待三國之斃而後施之以恩以屈服之也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此直是欲救仲父之言故把此樂夫仲父一語以起發之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

省

蕭雲举曰以鐘為哀而數陳哀樂之異開声令人擊節宜桓公一聞伐縣而起也

陸燦曰慶字應前哀字樂字

方孝孺曰叙事警策有力

所謂哀非樂也初間令之懸鍾磬陳歌舞而此又曰所謂非樂也若此云云益顯見桓公管仲只是托疾以待三國之自斃而初無救之之心今三國已亡方欲施定之之恩故其君臣若此也所以為伯者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三國有難時不之救此又指定三國

朱國祚曰重重復復而愈不厭古人之倘蕩不滯而迈放不拘也

申時行曰叙楚人攻宋鄭張本左氏本文更詳

（之處所謂存既亡之祚取諸懷以與之在桓公為蒙在三君為恩創伯於九合一匡功則偉矣王道大功未之聞也）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厚以加之而薄責其報以此行令與商君徙木立信同）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淮泗也）東山之西水

沈自邵曰當時最橫者莫如楚匕之所畏者亦莫如齊使齊之舉動稍不循理則楚憑陵矣桓公定二君之處此正假義以服楚之端无侯陳師召陵之日然也

深滅垝垝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眾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楚欲吞宋鄭共兼併暴虐之惡肆欲謀事齊其詭譎机計之謀隱使無管子九合之勈彼其蠶食上國吞天下而左衽之不難矣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才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人之善寡人亦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

孫顧卿曰此段復語亦叙事之法

沈一貫曰管子之先見桓公之信任真兩相契合者哉

郭正域曰攻楚圖霸計莫善於此但內外傳俱不載恐戰國策士往往出此計取勝

哉楚人事齊之謀甚詭桓公說而信之遂欲交楚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緣楚人事齊之隱如見肺肝道齊人交楚之害若數黑白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管子獨請興兵以存宋鄭責楚以義撫宋鄭以恩楚

沈一貫曰左氏載桓公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礼叙事更詳賛稱亦至

王世貞曰晋楚過城濟退舍以

鉗遥後能為耶何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管仲語楚之待齊也曰以文克齊以武取宋鄭而自謀以加楚也曰以文令以武令智謀權譎亦具見于此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雖百代而無敢毀者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召陵之遇九合諸侯此為第一上叙桓公存三亡国此又請宋鄭於楚信

報亦此故計也

丘濬曰伏以樂字修結作案

蒙以服諸侯之心矣其城鄭地發宋田楚不敢動者假之匕力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晉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脩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結前面鐘磬之樂完成一案則見可樂而無可哀矣

鞠權之文

郭正域曰三言可以強國圖伯

董份曰正言儻論固而不煩深而有体

方孝孺曰此言精於無上上品

戒

管子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
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
無根而固者情也
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
無方而富者生也
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防禦以尊其生
此謂道之榮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多言而不當於理則多言何用哉不如其寡之為愈也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

李贄曰桓公志在外服管子規以內治益內治修方能懷諸侯来遠人此至論也管子因事納規遺君以藥石外舍而不鼎饋君子之言其利溥哉

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桓公未有行意而中婦諸子乃因外舍不鼎饋而遂有所啓之焉亦見微知著之婦人也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從来君外舍而不鼎饋者皆因內憂與外患而然此時桓公無內憂而外舍不鼎饋故中婦諸子疑其有外患而必行也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言吾欲有所事本非當與婦人謀之也但今觀汝之言乃偶及之焉吾是以語女如下文所云也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

沈自邠曰此是愿語令人心腸軒豁誰為為之孰令教之是發妙藥手也

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国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權之文

中時行曰論兵在於先爭許多意思許多調遣而設計較智畧奇應變卓然人不可及

方從哲曰引此二段明兵在於先爭

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爭大凡天下事先幾則豫後筴則敗未有不先圖而克有濟者也況行兵乎故在定計于先先也者制人而不制于人者也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道術智能不為愛官職巧技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后勝也。其前政多善矣。前行多脩故死而名立不毀前政多善故伐而王業無不建此古今名言足以消徒死妄動與兵之貪心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曰五閭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曰一閭之散金財。用

丘濬曰歷观兵家勝負依此說按之未有不用此而勝背此而敗者不能一二評品也

黃洪憲曰兵貴有制有算不輕舉妄動故乘瑕攻堅無所不閒引屠牛坦一段來喻自是迫真

聰明也散金財用聰明皆用間之事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微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微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軔牢固之名也不可入故軔乘其不備故神瑕謂虛脆也攻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堅其堅者勿輕舉也瑕其瑕者皆速攻之也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循削也則刀游閑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敵国不順天道必以兵屈其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完城池之国治国也故勿與爭有道者不行於無君無君者或播遷或有喪而國空也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

去也去而不可止故人莫知我之將至也則一至而人不可禦人莫知我之將去也則一去而人不可止所謂用兵如神上而不露機者此也

董份評取亂侮亡兼弱攻昧軍之善政故兵之所加勢如破竹無不迎刃而解者若政不昏亂城池完固則堅不能入無瑕可乘何以集事成功耶

集事攻功即

亂城池完固則堅不能入無毁可樂何以

加勢如攻行無不過乃而辯若欺不啓

董份評取亂侮亡兼弱攻昧運之善政故兵之所

神上而不露機若氏謂由

如一去而入不可止所謂

者也者而不可止

孫継臯曰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悪靡不明顯以故先王畏民後世剛愎自用謂人言不足恤至令人監謗告則殺之其及也宜矣

瞿景淳曰鄭子產請楚書勿毀鄉校知此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九吾身只自患其不善而已不患人之莫已知也故我有善則人立而譽我矣我有過則人立而毀我矣以此思求安得不孜〻為善乎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言當反已也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民操名而從我則我強民操名而去我則我弱名謂名位君臣之分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小民雖至微然向我則為君背我則為獨夫其勢何等可畏故先王兢〻業〻而畏民也書曰用顧畏于民嵒亦此意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我

蒙者

鄒德溥曰借西施來為喻確切直是筆頭上韮得數千鈞起

馮夢禎曰長者斷之四句絕妙

李賓曰起似一局下分明王桀紂相形皆人君格至

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為我能也。兩喻美名决不可得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毛嬙西施貌雖甚美然使怒氣滿面則顏容失真亦不見其可好矣引此為喻大是切當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民至愚而神既見惡于百姓則有餘忌而可畏也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惠順也順於理也不

沈一貫曰感字立骨亦高雅

陸可教曰連三引喻詞甚佳麗讀者擲卷三歎

王世貞曰名言名理刺骨之談末感之一字與此相應

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觀湯云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昭乚簡冊萬代聖言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而民怒反之於身而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桀紂本無善也而虛善歸之也本多過也而以過惡歸之人故在已則日驕矜而自恣在民則日積怨而深怒所以身弑國亡而莫自保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見不善之聲則觸于耳見不善之氣則觸于目耳目吾所用也能懼以思則用之視聽無不得其當矣匠人

郭正域曰此與秦誓相表裏

朱国祚曰叙桓公睨年之齐終始曲折昭然可撓

申時行曰蘓子管仲論責管仲極詳史以事辭勝經以褒貶論

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轂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

感者以精神相感而致其應也

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管仲有病桓公徃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詔寡人管子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

微無也無君之命我也我且欲自陳之矧命之若此而敢不陳乎文轉曰雖然但君未必能行吾言也盖仲欲命之去豎刁易牙開方而此三子者乃桓公之惑溺故仲知其不能行已言

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寡人寡人

丘濬曰穢子訊管子不能薦賢徒劝桓公去四巳其實當時仲巳死天下更無有管仲对惓〻劝君之遠四子者懇〻憤薄無柰管志以沒且不笇仲能成一匡九合之勛獨不能薦一賢以嗔既死之

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易牙殺子以嘗公此大非人情管仲舉其事且揆其心謂子且不愛也何有于公扎欲危惧公使之去之也下微此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閒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人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

目耶沈自邪曰道四子奸險邪媚之志切实迫真仲該去之於身在执政之日将死之言亦已後矣

趙用賢曰管仲先桓公六年死方孝孺曰桓公用管仲則伯用四子則亂賢奸之別人君不可

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三子之所畏者徒有管仲存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何桓公終不悟既因仲之言而逐之又未幾而復之其生亂也宜矣）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逐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

不審所用又曰桓公覇業不終身死数世不定原終始之故推其替之由君子每于斯三致惜云

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裹首而絶死十一日蟲出於户乃知桓公之死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不能從管仲之言以去三子而致其作亂是不終用賢也

機權之文

羅倫曰鵰字莫巧

黃洪憲曰章法俱是杜撰出来想得為文者思周域外何所不上

又曰略轉政上簡潔詳尽更毫精神

修靡

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政與教二者相似而實不同方觀孟氏善政民畏等語自見矣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鵰然若譪之靜，雖有譪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遷之温辭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若樊山設祭而落神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則典常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方從哲曰此數句大略言豪傑之士不待教而善

魚鼈之不食餌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 巨魚大鼈餌不能釣此必不出於淵矣大樹喬木經霜不屈此必不受制於天矣膚識玄覽之士超脫於成法之外豈從聖人區區矩度制縛扎然則士必待聖人而興者非真士也

㮣權之文

王鏊曰先秦儒者講理文字大都如此瞿景淳曰詞簡理奧細玩起來則曾子胸中亦太卓上不群矣豈徒關此伯略已哉

丘濬曰心為耳目之官可以制耳目然蓋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一心之內以靜為主想識不起百念俱空便是處得其道故靜專之極至目不見色而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代馬走代鳥飛謂無故而役其神也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得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歸除不潔神乃留處

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

色之溺人耳目猶易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耳目之門不閑雖欲潔之孰從而潔之又曰古人作文心先有言出而為經不拘故常也郭正域曰聖心無適無莫却是如此

見也吾人心体本自潔淨物欲染之則未免昏矣故當潔其心潔其心者闢耳目之門而已耳之聽聲目之悅巳心尤易為之混故欲潔其心者必從此寘力焉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心有所營便有於物不能順理而動此非因其自然而心失其平若應非所設動非所取是緣理而動隨事順應非主靜自得不能如此故曰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為

沈一貫曰此敷衍前段之意詞捎騷而音節亮讀之人洒洒快人

章懋曰首句却由外說入裏去文法杜撰得奇
又曰此官字却說得淺如耳目

生（謂有為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處謂處心也處若無知者言其心之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其應物也若與之兩相偶合則實與時順適而然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物来而順應物過則逐舍舍也者終歸無心而復所於虛也所處所也）

形不正者德不来（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来居中外形自正）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

之官論字字與妙

馮夢貞曰微詞奧論酷似莊老

陸燦曰此乃儒者真傳心服見道者微言

温托吝曰謙論最深絕世之文

此之謂內德無以聲色外物亂耳目之官無以耳目之官亂虛靈之心則本源澄徹此之謂內德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此心專一則靈瑩內生故無待卜筮而知吉凶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思之不得鬼神教之揔見思之之極則終能通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選者擇也斟酌參互以差等其事之不齊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

沈自邠曰治安在国治安之本在心何人道得至此

徐顯卿曰錦心繡口言匕入理未經前人道出

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執其至一者以裁制不一之物任天下萬物不得而操我也故曰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中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心者本也本治而末從故治心在於中則有治言治事而百姓無不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此數句是說人之心礼內靜而外壯內員而外方內清而外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

沭一貫曰精微妙句何自得來神動天隨

孫繼皐曰又新一段意于此枝葉相生有經有綸

方從哲曰心之中有心一句極理緻精微

又曰幹旋流暢一即深一即

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我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外雖有利事而內無利心外雖有安處而內無安心若此者誠反其真性而然也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機權之文

徐顯郷曰轉出守死之民心見固国之道在得人和未有素不能抚循其民卒有國難而民肯爲死守而不拘持者

焦竑曰九變之論極有條理然浔民最厚教訓慈愛於民者爲

九變

九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不德其上無德色以望其上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也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上深怨於敵人及賞明罰嚴次之孟子云省刑薄歛修孝悌忠信可制挺以撻人之兵信其然矣

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機權之文

沈一貫曰治国在於富民富民在於務農古今不易之論

方孝孺曰專論務農重穀一片文字

肖雲舉曰連如貫珠散如浮露斷而不斷是為鉅品

羅倫曰漢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民為姦邪而不忌若分明是為饑寒貧窮所迫未有飽煖安逸之民其心於觸法犯誅視其身若不足惜者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故周亦以農事開國是以先王貴之也凡為國

祖之王在挽粟敖倉曹操之與亦屯田許下務農青渠寧徐治国為然蔡邕曰彫畫刻鏤最妨農事朝勤暮収計利又倍稓此不禁則不耕而食者必多民肯以終歲勤動之身而收薄利為恥

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以國民為本民以食為先故欲民之衆兵之強地之廣國之富端自足食中來也故曰生於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

又曰說盡農夫之苦而韋法倍稱奪目
邹德溥曰倍取於民者四乃結也不結於后而插於四者之中亦奇
王錫爵曰土壤豊則所收倍農宜富而不富者非地利不美也非人力不

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関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関市府庫之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熟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

齊也枝巧末作倍貸取斤之徒日月以瘠剝之故終年勞動而不得一穫焦肝沸唇有今无儲至於粥子以償食者地之肥墝果足恃耶

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矣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巧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王道次第施行亦必以富民為先故富而治此王之道也孟子論王道亦必首之以不違農時與此暗合

校 權之文

朱国作曰宇宙純粹之正氣凝聚者為精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此氣也此氣最微又曰此篇是理緻文字非善養氣者不能

辭

卸德溥曰聖人之心靜乎神明

内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常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

之鑑思慮寧而物不能乱常人不知先立其大以物乱官以官乱心勞神明之舍皆物欲紛擾填天笛人害雜然並作終身為悲人也無慮也已方孝孺曰心之中又有心意更玄思與中所正心誠意相發明

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来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心之官則思一往一来而不能思是心已失其官了非有精想寧念之功精神之舍已不人其故宅矣故必敬除其舍則精自来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心最神明不可測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淵而淵故曰靜乎天地之平也淵乎其不可測也此等存養除却聖人不能到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

丘濬曰句句自是實理讀之洒ヒ動人

王衡曰模寫精氣之盛句法伬ヽ奇豔可愛

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內藏以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心為物引精神營亂不過傀然之生而已聖人官與心得其治安擴而至於窮天地被四海故精誠所感昆蟲草木之細無不披靡豈特無天菑人害已耶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

王衡曰韻語精奇不刊之典
又曰分別理欲之判竟人迷途最有情叙
錢福曰管仲設事之言足以止桓公既侈之心善諫

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封禪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

善聽君臣俱美矣所可恨惜者漢武封禪而見巨人跡見老父得神馬宋真封禪而夢賜天書臣以術愚君臣以術自愚相沿狙詐以欺天下而不知悟可勝慨哉

脊（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則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桓公之欲封禪實其盛滿之心管仲謂事而陳謂自古封禪皆有此等祥瑞而后可）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今符瑞不至而惡草生鴟梟來則德不可與上古比隆也又安可封禪乎故桓公乃止）

頭 封 盤 綵

機權之文

申時行曰似整而非整似漫而不漫逐句俱是經世至言

董份曰國家所重在於法令法令誠善則百事俱舉倉庫商官無一不得其理者亡國之君皆斷論矣

七臣七主

夫倉庫非虛空也。虛謂徒然也言倉庫空必有故非虛然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官非虛壞也。必弃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羨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淫謂浸淫漸漬熟習其事也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訾限也訾與貲同謂貧富相去無筭也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者。道此始也。道從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燥不當燥而過於旱濕不當濕而傷

沈自邠曰上不調遲應上商宦非虛墟句詞雖偉辯但是常理

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於滂所以致有凶歲也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商王紂以商亡土地非乏民人非寡也法煩政亂誅賞倒置以刑餘為周召措忠諫為毀謗土壤雖多亦奚為也

標注之文
孫鑛曰神龍得水以立其神人居得民以立其威則其所托者然也孟子論得乎丘民為天子即此意王錫爵曰深居尊嚴雖是人君之体然必下情上究上情下通若奸臣壅

形勢解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君者民之共主有人有主則為天子衆散人叛則為獨夫人君不能得民威權已去民心已離譬之神龍失勢與丘蚓同螻蟻之患所不免矣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龍不可一時離乎水君不可一時失乎民何也水固龍之所托以立神民固君之所藉以立威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虎豹據山林以自雄人主處九重以自尊其大勢居然也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

殿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外遠於万里甚者如趙高之欺秦二世曰天子所貴但以聞声陛下宜深居禁中以威望夷之禍亦可鑒也夫

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虎豹自失其勢則人将易之人君自損其重則人将輕之故為君有体自不可褻也

撰權之文

郭正域曰此篇精神鍛鍊商羹曲折如屬戟利刃無不刺中其心髓立文之工調格之謹又可為作者之耳目也

國蓄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以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技能望君之祿者事末作巧利以取售也山海之金山出鐵海出塩此中有厚利在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民以食為天以金幣為用人君握其所用之利以御食足之民故民可得而盡力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穛潛曰一孔二孔三孔四孔眼目來得亦奇

肖雲峯曰矢口議論重々生意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遍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利出一孔只是均田度地使民務農而又禁商販操奇羸累人之急以倍其利則國富財積民將戴若日月親若父母矣凡將爲國

中有関鍵起伏

羅倫曰商人賤販貴出以邀三倍最蚕食農民若民田不均農無所得食而蓄賈游市之人使之以得籠民利国畢踊利途在

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利者人所必趨君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彼攡貧輻湊之民歸之恐後有所予民不為德有所奪民不為怨財積於國內制勝於境外若致出多門利非一孔事私利若枉主法民窮財匱求利逆暴國之亡也何日之有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十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

下雖自為務農鑄幣不能以為治也

又曰轉下法令之不行一段推原其弊條貫文理更為入人

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故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

王錫爵曰歲凶歲熟俱苦者農民是也歲凶歲熟俱利者豪富并藏是也蓋農從歲称貸緡来歲償倍償歲熟則粟賤雖糶多不能償其本

積聚鈞羨（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鑄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欲利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来歲之民不足也（歲豐則視粟為不足貴而狗彘食人食歲凶則粟價奔騰而路有餓莩此豈徒然也哉由向之所以賤之故民不積藏一旦凶荒物遂不足以自給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

償来歲凶則粟少〻則敉口惟恐不贍洋藏之家粟賎則藏少粟貴則利倍待哺之民其能梠腹而不三倍以稚而糊口乎歲償一石明年倍之又明年又倍之有餘不足明可平乎藉君重之論良然

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穀賎則農事不足償其本穀貴則數倍而不可得此又豈徒然哉也先前借本時之利失故收成時而還人其物利不得而相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粟有餘則民視粟為輕故人君以輕價而收之粟不足則民視粟為重故人君以重價而散之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反可得而平也。賎而收貴而散故君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賎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射者彼來射我中吾之財也泄者吾之財流出

宋濂曰言錢幣藏於國都遇賤則糴則斂遇貴則糶則貴則貸也此法甚是後世宋王安石倣此行青苗以出息吏緣為奸貧良重困蘓軾有詩云贏得兒童音語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此行之而失者

（扵四外成糴於貧民也）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萬室之都藏繦千萬千室之都藏繦百萬欲以遇賤而收遇粟貴而散也）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鍾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盖方春蚕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也

又曰此正歸結上意管子富國足民大都用此術也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所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數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詩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則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

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民之所以食不足者并藏者之蓄不出也人君為之平其貴賤輕重之數則邀厚利者無所售其奸五穀與萬物各得其平此治國之道也

經權之文

羅倫曰管子一書多係富國之說前云利出於一孔出於二出於三俱是此旨議論特詳

游財

山林菹澤監鐵之利所謂游財也賈人要民之急取之則民貧而賈人富矣今君上守其財而自操歛散之權如農忙蠶月百用皆須不待其求而上自給與之至絲穀成熟然後減價以收之則君民兩利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一國二君謂豪賈與國君並擅利權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價。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秉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

陸可教曰謹守山林菹澤草萊此亦因自然之利以下不傷民而上不傷國意然天下無不弊之法貴有善行法之人苟不得其人則未有不重困民者宋乎实權塩之法是也

其五穀是重竭也賈人乘民急之時而輕以貸之至其收成之時而重以取之是使貧者益貧而耕者終歲勤動不得以享其食也故觀之謡曰二月賣新絲三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觀此重貧重竭益驗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山林川澤之利使民求之使民前之而民之有不足者則居因有以給之如下人所云也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蚕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篙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謂蚕月君以其游財給民之養蚕者口食

王世貞曰
壯勇敢之
士效力死
戰極其迫
真

黄洪憲曰
樂生惡死
人之常情
至於輕生
敢死聞金
鼓而踴躍
不避鋒刃
若非欲生

簡曲之用至蠶繭則去分組線以償昔日將財也濟財者山林菹澤草萊之財君謹守不得發於賈人使彼㮚民之急故民有不足雖震忙無暇来求吾自令人放散之也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使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用食用也言勇於敢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戰陳之事貴乎賞信而罰必此獨專言重賞者蓋利之所趨尤易得死士若刑罰之加不過以齊其不一者耳區區以威迫之將有不輯自焚之災故刑以濟賞之不及專用之非所恃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

之性與人異也重賞以利其心故能得士力耳

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使天下奮不顧身父不得而保其子兄不得而保其弟妻不得而有其夫皆為爵祿賞賢而致此也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制

機權之二

王衛曰此段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海怒波讀者見其精神不見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又曰兼迁文善奇健可愛

徐頭卿曰此戰国之

高杠柴池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齒之有脣也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在泰山之陽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揔是欲釋其農事使彼不得以務本故以此愚之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

言管仲桓公不為也。

鄧德溥曰：詭譎變詐之術，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不可以訓。

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緤繑而踵相隨，緤謂連續也。緤息列反，繑立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言其地士角反，相齺而騎，東西連車轂往來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糶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夫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

又曰此篇總是見強国在修耕械以事本務不當求之於末

梁當脇鞆蓑笠當扶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以我之耒耜可以當得劍戟以我之耨耘可以當得脇鞆以我之雲蓑雨笠可以當得扞櫓蓋農事脩則民殷足而国富強彼鄰國之民爭事逐末則墜我之計不免民貧國耗而自服我矣所以為國者只當務農故耕械具則戰械自此備矣

新刻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二十卷終